

珊海餘談



序

曩者余客山左滇南吳文軒豫章李仁峰諸友花晨月夕各以聞見助清談余退而筆之曰麀尾餘詠歸途行篋遺失入蜀後同人過從朝夕時聆異聞故態復萌未幾成帙既而曰日月逝矣寸陰不惜烏用是喋喋爲將火而焚之客至笑而言曰子母然吾輩浪跡風塵當旅館郵亭淒風落葉蟲聲四壁冷月半窗不得已思以退爲進之方尋苦中得樂之趣談天說鬼顧盼自豪一有所得拉雜書之作西窗談柄誰曰不宜乃必棄之如遺得毋迂乎且其中有激厲忠孝者有勸懲善惡者有發潛德闡幽光者較之專誌怪異以博新奇洵高出一籌莫謂於世無補也若以道路傳聞羗無故實而又有關風化者則諱其姓氏庸何傷夫文人筆墨能膾炙

人口則精靈亦因之不朽孰謂晨門荷蕢補鍋磨鏡之流必一
攷其姓氏爲張王李趙哉余笑應之曰有是哉吾姑存是以爲譚
助爰命名曰珊瑚餘談云甲寅仲冬玉册道人自序於桂谿寫韻
軒之東偏

MG
5-29-27
二
1



3 1773 3834 4

珊瑚餘談目錄

卷一

烟鬼歎
高帽子
悟雪
義犬
斷鞭
笑仙
花家墳

珊瑚餘談
目錄

樹異
八仙擲骰
功過相抵
柏先生
太史逸事
春宮中書
雷震

玉册道人著

466138

題書

卷二

溫生

宣公橋

堪輿

小鬼

信和來

矮嘲

高生

鍾嘉樹

卷三

仁壽宮

少林學藝

火藥局災

嚴梧岡

女上父書

魏姓

飛石

烈女

避債臺

震澤獄

賴皮三官

南潯某

張玉鑾

長沙生

劉金門

卷四

王觀察

郭通判

再世維摩

文昌宮

大瓜

徐姓

秦安生

李有聲

小顛

續膠

判獄

木人

掉鉞

賽茹遷

豪飲

鬪技

郎中

吳衛淇

駱生

麻布衫

某令

方鞞

吞石

卷五

黎青天

扶乩

紀夢

吳太史逸事

七月十三日

金甲神召

五牛過門

湖州詩錄

鴛鴦木

題壁斷句

喇嘛

山陰生

獸僕

鄭仁

卷六

徐生

小道擒妖

硯夢

屍變

玉合砂壺

楊妃降壇

櫃頭墳

武連土地

董生

老僧驅瘡

洞庭君

節義完璧

元神

貞毅遺氣

夢驗

延醫

擊鬼

代刼

土地接篆

鍾觀察

制蛟

狐崇 二則

卷七

星使

攫金被害

仙人觀射

紙錢

驅瘡

義僕埋主

經西

鐵帽人

孝鬼

烟蟲

海妖

入夢洗冤

廁內人頭

禱水

孫生

卷八

冉最良

米肆

湖南生

張生

呼雞

洪太史逸事

談生

渴睡漢

陸姓

黨一千

新嫁娘獲盜

畫硯

賭骨

購畫

許生

謝醫負約

風雨菴

安生

樵夫成神

雞子紀歲

牛脯

老兵

鄭邑侯

卷九

局外人

魚腹集

凌建邦入山

呼盧得句

弔烟館文

避劫

焚册

蔡殿撰瑣事

賈義士

覺非子

鄧艾廟

涂姓

趙翁

得金療病

相度

鬼避劫

肩雲罪己文

文王鼎

卷十

翠姐

烤火

寶玉

洪大全

圓盆

牛鳴地震

規避賈禍

雷擊

和姬

飛英塔

募化猪

金陵牛

南聖宮道士

木主讓位

鷹智

黃姓

海蛇

包生

鳳兒

卷十一

巧隱

誅蟒

龐總戎

鐵算盤

無常

僵屍

劉生

公道大王

一躍得官

漳州守

遷葬

二孝女

沈觀察

楊鳳林

花瑞

馮保兒

卷十二

陳生

鼠案

涇陽小鬼

擔薪

雷針

水中樓閣

納谿婦

代刦

陸生

金爵

求雨

割鬚

神回

鎗法

雷公

藁葬

黠鬼

風鑑

瓊海餘談
目錄

吳三英

十二

珊瑚餘談卷一

玉冊道



烟鬼歎

余髻齡有客談鴉片烟。詢其狀。客約略言之。恨未見也。戊寅秋闈。聞某號有吸烟者。拳廉問之。台州人。鳩形鵠面。疲憊不支。言吸此五六年。欲罷不能。家中貲。邇年來漸覺拮据。不知作何究竟。言已長嘆。華陽茂才鄧紫南。所有洋烟嘆十六首。語極沈痛。可以警世。詩云。鬼性妖胎巧。獨傳罪魁千古創。洋烟泥丸轉。覺心頭蕩香餌。能教嗜好偏。直使中原財易盡。翻令花外富無邊。願將十萬錢。鏹弩破浪乘風射。海船又小癖。能教罪滅門。衆生何苦日昏昏。都

將玉管爲簫品。直把金錢買毒吞。鼻觀參來真得意。性天樂處竟忘言。殺身猶是等閑事。只恐餘殃禍子孫。又違條原不赦奸商。一倍朱提百倍償。廣積烟泥成利藪。直通財貨藐王章。不貪長醉山中酒。酷嗜勾魂海外香。安得生公重說法。勸伊三萬六千場。又肺腑何堪毒火攻。青春不覺已成翁。病深未覓三年艾。體弱難禁一葉風。得味但誇吞吐外。浮生多在夢魂中。昂藏七尺非無用。甘讓他人立事功。又任他塵世鬧紛紛。紆睡起堂前日。又曛父母形骸輕。瓦礫祖宗基業化。烟雲全無忌憚忘。三尺忍把光陰誤。十分安得仙人揮慧劍。蠻江蜚雨靖妖氛。又簾垂風靜半明燈。白晝長眠似老僧。夫子危乎真可待。先生病矣莫能興。悶來消渴情難已。說到閒遊力不勝。爲問烟霞忘世客。頻年幾見日東升。又高枕無憂萬

事。休。一。燈。而。外。復。何。求。假。紅。倚。翠。忘。朝。食。閉。閣。焚。香。學。臥。遊。鏡。裏。
全。非。人。面。目。世。間。活。現。鬼。骷。髏。迷。魂。不。返。痴。頑。甚。不。及。江。千。石。點。
頭。又。不。近。燈。邊。近。榻。邊。名。優。名。妓。善。周。旋。閒。拋。似。水。長。流。歲。毒。殺。
如。花。美。少。年。漸。看。吹。噓。成。老。醜。翻。言。吐。納。傲。神。仙。夜。臺。多。少。幽。栖。
魄。都。是。人。間。並。蒂。蓮。又。老。圃。村。農。賤。野。蔬。都。將。罌。粟。帶。雲。鋤。民。間。
水。火。求。相。似。葯。裡。參。苓。價。不。如。欲。問。九。州。圖。富。貴。先。教。一。榻。共。吹。
噓。吸。來。轉。覺。神。偏。王。不。遣。黃。梁。入。夢。虛。又。載。來。江。上。一。帆。輕。寶。藏。
波。斯。壯。遠。征。船。到。夔。巫。增。國。稅。毒。流。番。漢。蠹。民。生。嗜。痂。不。獨。欺。執。
袴。逐。臭。兼。能。惑。老。成。凜。凜。王。章。三。尺。在。豈。容。奸。賈。任。縱。橫。又。禁。益。
森。嚴。價。益。高。婁。鼠。子。黯。魂。銷。盛。朝。約。法。如。山。立。爾。輩。餘。生。等。絮。
飄。圍。戶。方。將。千。兩。換。乞。兒。爭。許。一。分。挑。洗。心。革。面。從。今。始。莫。把。頭。

顛枉自梟。又籜兮。一葉二分。微生恐風。其吹女飛。市上盡傳。奇貨
貴。袖中如帶。海雲歸。烟霞氣運。鷗魂返。燈火緣深。蝶夢稀。終夜紛
紛。同鬼混。鷄鳴。偃榻尚依依。又呼朋引類。日追尋。氣味相投。臭味
深。真是有情。成眷屬。不愁無計。到姦淫。抱衾自了。焚香願伏。枕全
忘。出世心。小院綠窻人靜後。茂林秋雨聽哀吟。又花竹幽窻短榻
橫。如雲如夢未分明。祇知火向喉中吸。不覺疴從體內生。漸看氣
衰。難氣盛。真令神散似神清。移情迷性。真妖物。切齒應同禍水傾。
又大癡。空餘氣一絲。行屍走肉亦堪悲。當初細嚼。渾無味。向後深
嘗悔。莫追花過殘。春香盡散。月臨陰晦。影重虧。幾人到此徒惆悵。
已是僵蠶待斃時。又回頭却是岸相連。脫却凡胎骨。便仙枕畔。可
能拋玉管。燈邊原自有青蓮。花前縱發三分癡。酒後還添一味禪。

不必靈丹方度世。會心長結再生緣。

樹異

同邑王姓。爲量斗手度日。每米舂攏岸。王以斗量唱籌記其數。每石得傭錢若干。俗呼爲量斗手也。後年老有病。貧不能自給。將祖遺住房出售。門外有老槐樹。陰橫畝許。百年物也。不在售契內。又數年。王更窘。將槐售木工。鋸有日矣。夜間。其鄰忽聞空中有聲。啾啾唧唧。淒涼殊甚。次早探問。並無喪者。夜復如是者。再細察之。則聲在樹間也。僉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詢匠人。如數償其植。築墻護之。爲官樹。雖本人不得損一枝一葉也。由是聲頓寂。迄今無恙。惟枝榦不茂耳。

高帽子

某進士以卽用縣出都詣座師叩辭請訓師曰州縣隨機應變汝好爲之所有上司同寅須略帶土儀斟酌點綴亦不可少某曰門生已備高帽子一百頂餘無他物師大怒曰汝初登仕版當以報國爲心庶忠孝得以兩盡乃先以不肖之心待人豈當今上司盡以恭維爲能員耶某曰老師息怒老師當朝柱石公正廉明當今之世屈指曾有幾人門生雖不敢以不肖概視天下人亦豈可以天下人引老師爲同調乎師怡然色霽曰汝言誠是但亦須知有分寸某曰謹受教如今只得九十九頂師曰何謂也曰蒙老師賞收一頂矣

八仙擲骰

富翁某好古玩有門客數人不離左右每價或八扣六扣不等有

寶古董張姓。厭門客分肥太甚。關其亡也。以畫求售。視之。八仙擲
骰圖。睥目。蟠腹者。爲鍾離。七仙環坐。盆中坐。骰已成。一四五二子。
餘一子。盤旋未定。鍾離。手口俱張。若大聲呼。一子爲六者。神情逼
肖。七人之目。均注于盆中。其餘蒼松古柏。奇葩異草。點染無不精
妙。歎落吳道子。翁大加賞識。問價三百兩。後以二百定價。張姓大
喜而去。俄而門客至。翁曰。今得一名畫。請諸君觀之。門客相視而
笑曰。畫雖佳。決非吳道子真筆。不值重價也。翁曰。何以知之。曰。名
家之畫。絲毫無敗筆。主翁未之察耶。鍾離所以張口者。欲呼六也。
請問六字可能開口。呼乎。翁默無一語。大罵老張賺我。卽命僕退
還。張大駭。詰其僕。知爲門客所沮。次日。遇門客于途。責之曰。君何
敗乃公事。門客曰。君輩能入此門。試問何人之力。今飲水而忘其

源耶。張曰：君誤會矣。君乃吾輩衣食父母，吾輩豈肯昧良。所有盈餘，先預酌留圖得當以報。君乃飛言中傷，則事不諧矣。門客曰：果爾，當爲挽回。翌日見翁，曰：前之八仙擲骰圖，千真萬真，可惜失此名畫。翁曰：汝前以爲假，故退去。何又反復也。曰：大凡人作畫，必有考據，不肯草率妄動。昨問一博學者，云：鍾離係福建人，閩人呼六曰辣。試問辣字可閉口呼乎。吾輩畢竟才疎學淺，真覺媿死。若不追還此畫，不但名畫可惜，使他人聞之，亦必謂主翁不識真畫矣。翁卽遣僕覓張姓，張曰：畫已售去，價二百二十金，倘畀我，如數尙可追回。翁命僕如數給之，取畫而歸。

土豪某以扇索書于某生，隨筆錄唐絕句：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筆法遒勁，豪得之大喜。內有門

客曾爲生鄙棄。恨入骨髓。欲中傷之。而無隙可乘。見扇問曰。翁與某生。何仇。豪曰。何言之不倫。曰。翁知題扇意乎。曰。彼隨筆錄。舊何意之有。曰。翁號雪橋也。請倒看。句末四字。非雪翁滅絕耶。此等狂生輕薄。豈可任他瞞過。豪大怒。裂扇而火之。曰。誓必有以相報。後豪被盜。暗囑其黨誣扳。生幾庾斃。賴友保出。竟未知其由也。

悟雪

有士娶妾。名雪孃。秀慧知書。大婦以夫中年無子。亦寬容之。士人溺少艾。不能節慾。五旬餘。嗣續杳然。頰白衰老。一日臨池家宴。士人曰。綠水無情。因風皺面。屬妻妾對。妾方凝思。妻曰。青山不老。爲雪白頭。士因是節慾調養。逾年舉二子。

功過相抵

同里某爲秀山縣幕賓。辛亥夏。忽病。日漸沈重。昏憤間。忽見皂衣人。籤喚之。問何故。曰。到彼自知。詣一處。崇門廣廈。臺閣崢嶸。鼓三通。有王者冕旒升殿。兩行站班者約百人。聽審者十數。起。揀次問及某。並無原告。有藍袍吏捧一冊。紅面黃籤。大書功過總冊。其厚寸許。進王。王點頭。忽瞋目。問曰。汝曾看三國演義。以曹操爲第一流人物。不但先主。吳王。甘拜下風。卽武侯亦當俯首。曹操爲漢賊也。汝倒持黑白。反心折之。是誠何心。應下拔舌地獄。某伏地哀求。王曰。姑宥汝年幼無知。從寬未減。又閱之。忽拍案大怒。曰。爾侮慢尊長。以水自樓上沃之。幾令此老寒凍不起。自問當按何律。先是某父遠遊。音信常不達。其叔祖年邁。夜闌人靜。輒于中庭焚香私祝。

冀其平安。族中人問之。不以告。與翁有隙者。疑其咒已。登門呌罵。翁若不聞。祝如故。某亦勸翁。勿以小故結怨。翁佯諾之。一夕。某方睡。翁喃喃之聲。又作。某恨甚。從樓上以盆水沃之。欲暗中阻止也。翁適跪庭中。不及避。冷水直灌其頂。衣淋漓盡透。次日。店作。病月餘。幾斃。某悔且懼。延醫調治。翁旋愈。猶時抱歎。于懷也。當王甚怒時。幾無以自解。忽一吏代爲關說。言某事出無心。翁病時衣不解帶。聊可自贖前愆。現伊親老丁單甫婚。無子。遽絕其祿。未免情輕法重。王怒未息。飭役查伊原籍祖父功德。移時役以小摺進閱之。色稍霽。忽自外來公文一角。未幾有人持一黃紙。蠅頭細楷。不能窺一字。王曰。汝祖先功過可相抵。東人爲汝。緩頰同事爲汝。乞命足見汝爲人尚無劣蹟。命黑衣人送還陽世。卽走出中途詢其人。

曰。張姓。署中竈神也。須臾至臥室。見一人僵臥榻上。張以手推之。恍若夢醒。睜目索飲。聞同事輩相慶曰。有生機矣。問之。斷飲食不言。已十日。病少愈。述其狀。各相駭異。曰。吾輩保疏牒。文竟達冥府。今而後不敢作無鬼論也。

義犬

齊東宋芸圃家畜一犬甚馴。以色黃名曰金兒。出入必隨。年大饑。芸圃少恒產。課讀爲生。是年館徒少。饗殮幾不給。犬亦疲瘦。有至戚家素豐。芸圃以犬屬代喂養。俟歲稔領還。戚許之。以索繫其項。牽至中途。斷索逃回。數日某道其故。家人謀囊之。載以小車。呼犬屬之曰。金兒。金兒留而死。不如去而生他日。年豐順成。可再聚。毋自苦也。及至某家。甫解囊。犬落荒而走。越三日。反狼狽骨出。芸圃

曰。狗不厭家。貧非虛語也。不忍再遣。屬家中每人每食約省少許飼之。

柏先生

東昌府有藥肆。飲片丸散。製法極精。主人皤然一叟。自言濟南府柏姓。長厚好客。遠邇交游。共呼爲柏先生。無眷屬。亦無子姪。隨侍十餘年。忽歇業旋里。祖帳東門。依依不捨。年餘東昌賈張姓。售貨省垣。于是與柏友者。咸折簡道候。亦有以土儀托張轉贈者。至濟南。徧詢無人知。張惘然失措。一日遊趵突泉。茶肆中一叟揖張曰。君東昌客耶。問之。卽柏先生也。詢東昌相識者。意頗懇摯。張曰。君家濟南。何市人無一知者。曰。僕離家久矣。歇業後。老邁日甚。懶與鄉里交接耳。如得暇。進臬署問之。則知僕所矣。次日如其教。僉曰。

客問柏先生乎。引至大堂側。有古柏一。冷翠縱橫。枝蟠屈作龍鳳狀。有柏神祠。諦視之。形貌無異。合署均稱爲柏先生也。素靈驗。張述其事。卽以所贈土儀供神案。將寄書讀而焚之。

斷鞭

保定叟。賣豆漿爲業。味香甜。爲一城之冠。每晨人爭聚焉。自言林姓。宿遷人。年七十餘。吐屬豪邁。無市儉氣。縉紳樂與之談。叟時設具薄酌。一日酒酣。請問曰。我輩與叟相識有年矣。觀翁氣宇。無市井氣。豪士也。曷促以小經紀。老母乃藪乎。叟曰。心事素不告人。今已老邁。諸君都風雅士。罄談何害。房中出斷鐵鞭。曰。老漢賣漿。公案也。衆不解其故。詢之。先是林讀書不成名。棄而習武。不事生業。窘極。游陝西。夜宿古寺中。次日無聊。遍歷廊宇。見叢木陰森。有小

逕達一禪室。旁有少年八人。見林傲不爲禮。戶外置有筆硯。壁上題詩三句云。寶劍摩成百鍊鋼。豐城夜夜吐寒鏃。世間多少不平事。結句尙虛。林意若輩豪俠。自思半生落拓。差有同心。不覺技癢。續曰。若個男兒。姓氏香擲筆而走。一少年見之。大喜。追出挽袂。詢里居。呼同伴告之。羣向壁上讀。大贊賞。曰。結句詩意絕佳。字亦遒勁。飛舞真我友也。序齒。林居長。兄之伏地參拜。呼僕重整杯盤。入座縱談世事。慷慨昂揚。飲盡歡而罷。次日與林舞刀槊。習擊刺。互相講論。嗣後行止俱偕。肥馬輕裘。富埒大賈矣。林不知其作何勾當。聽之而已。一日從人密有所告。八人競相謂曰。今日之事。非大兄同行不可。林詢之曰。某達官罷職入鄉。貲囊甚富。時哉勿失。林曰。承蒙優待。相依日久。不圖諸弟所爲。等於綠林。非僕所樂聞。

也。僉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彼達官坐擁厚貲，多藏不義，吾輩取之不爲虐。若舍而不取，人將魚肉我，反甘心引頸乎？大兄頭巾氣，何未除耶？林不得已，策馬同行。見騾車載絡繹于道。人曰：此處人烟稠密，不可輕動。隨行四五站，至一處，烟戶稀少，曰：可矣。沽酒肉飽噉。二更後，各持器械，踰垣而進，直達內室。聽其門內，問爾等來此何事？答以盤費缺乏，便道告貸。一少年秉燭出，曰：上人居官廉潔，囊無餘資。爾等毋聽訛言，徒自苦衆。將用武，忽西廂房一少婦自牖橫躍出，喝曰：強奴，毋得猖獗。時微月初升，見一道白光，夭矯如龍，飛電掣八人，併力向前，不移時，如折朽摧枯，屍橫遍地。林見勢不敵，一躍上屋，婦亦縱身隨上。林向有鋼鞭，不輕用，計無復之，盡力以鞭擊婦。婦揮刀削之，鏗然墜瓦脊，惟留尺許，復躍落屋。

簷跪而乞命。婦曰：爾等技止此耶？殺之污我刀耳。我知爾緣林中。人如聽約，可饒爾。命否則不留遺。孽林曰：惟命。婦曰：屋後有廢圃，可將屍盡掩之。則罪可恕。并命汲院內井水洗血跡。乃啓一側門。鳴令從此出。宜自新。毋妄想。林自後歛跡。賣漿餬口。三十餘年矣。同人聽林述往事，愕然失色。驗其鞭刀痕儼然。

友人沈詠樓述此事。余曰：少婦大約達官之保鑣者。詠樓曰：傳聞卽達官之媳也。何物女子技神至此。

太史逸事

吉安周仁本，富甲一郡。一子名樹滋，天資靈敏，而嬾于學。弱冠未游庠。娶室方氏，名門女也。麗而知書，有兩姊。姿劣於妹，而壻一詞林。一進士，補中書矣。仁本夫婦早故，樹滋以家事繁劇，益無志讀。

書方雖苦勸。不措意也。岳翁官大守。以年老引退。是年六旬。兩婿因事告假在籍。爲翁祝嘏。吐屬間。似輕。周亦自慚。形穢。方見姊婿皆貴。而已婿僅以財自雄。亦殊減色。歸家後。謂周曰。我不幸爲女子。不能光門楣。爲祖父增色。子男子也。弱冠依然童子。前在母家。爲戚族挪揄。我覺汗顏無地。今而後。汝不上進讀書。我亦無顏歸寧矣。言已。泣下。周亦慚。忤無自容。曰。我非甘自暴棄。爲家務分心耳。方曰。汝肯力學。一切家事。可置勿問。延名師三五年。可揚眉吐氣矣。安徽有名太史某。宏通博雅。名噪一時。游其門者。取科名如拾芥。以千金延致之。太史允其請。尅日而至。周參拜後。方亦執子婦禮參拜。太史跼蹐不安。方曰。妾婿少孤。失學。願先生不吝時雨。而訓誨之。倘得成名。不惟立身有自。舅姑亦感深泉壤。默佑不

淺也。太史唯唯。書齋宏敞精雅。一切鋪陳器具。極淨潔。每膳庖人先呈食單。不稍草率。朔望方盛服詣書室問安。如奉翁姑也。半年周文思大進。而太史自抵館後。每望見方顏色。卽搖搖不自持。雖名分攸關。不得入一游語。無如魔障糾纏。難揮慧劍。年餘飲食頓減。形容鶴立。延醫診治。參朮無靈。日漸沉重。周日侍湯藥。衣不解帶。欲爲太史接眷。堅不許。周日醫者爲先生是心病鬱結。究係有何心事。門生僞力能爲之。雖破產亦所不吝。太史曰。我死亦命也。即言之。爾亦無能爲力。與其言之而不得生。不如不言而死。周伏地哀求。堅請試言。太史不得已。微露其詞。形殊忸怩。周日容入商之。入語方。方曰。爾姑諾之。周有難色。方曰。子無然。我有兩全策。無貽爾羞也。周出告師曰。事諧矣。決不食言。太史聞之。信疑參半。而

胸膈頓舒。沈疴若失。三日後。周託故出門。方命媪請太史入中堂。方盛妝立廡下。笑靨相迎。曰。先生玉體違和。妾雖未侍湯藥。而眠食不安。今聞先生稍痊。聊具薄酌。爲先生壽。須臾。設盛饌。獻三爵。起而請曰。先生離家日久。齋中雖有蠢僕侍奉。不周。妾有侍兒蘭珍。頗解事。願侍巾櫛。卽呼出拜。年十六七。杏靨桃腮。盈盈秋水。太史見之。不覺神爲之奪。坐立無措。俯首唯唯而已。席罷。方曰。今係吉夕。命僕撤二巨燭。送至書室。又命老媪二小婢。爲蘭珍役。齋西廊有雅室三楹。陳設燦然。巨細周致。太史感媪交集。益盡力督課。是年周入泮。逾年鄉薦。連捷會魁。太史回里後。一切所有供帳。悉令移去。外以四千金餽之。托言置產。太史由是小康。無事擁鼻比矣。

笑仙

同邑孫笑仙。少孤。其祖督課甚嚴。弱冠游庠。逾年祖歿。笑仙愛博。而性褊急。祖五七。延僧禳解。廳設經堂。因伊戚贈賻菲薄。大肆咆哮。忽撲地。若有人推者。昏迷不省人事。有皂衣者持籤拘去。至一官廨。臺閣宏敞。俄頃。官升堂。擊鼓。衣冠不類。釋家所塑者。官曰。是爾祖命拘。非我事。喝役帶見伊祖。斜廊曲折。古木陰森。問吾祖何得在此。役曰。此本衙幕賓也。孫素畏祖嚴厲。懼不敢前。忽聞室中大呼快來。仰視之。踞胡床者。卽祖也。匍匐而上。祖大怒曰。孽種。素行無狀。我死後。更無王法耶。晝夜狂賭。今又吵鬧經堂。如此不肖。不如無有。喝役用大板處死。正號救。官含笑而來。勸翁息怒。曰。令孫血氣未定。不過弱而好弄耳。翁何罪之甚耶。且查伊陽數尙

早薄懲之。俾伊將來知有儆懼可也。翁命僕捧一瓦盆。內有黑魚數尾。巨口烏鱗。命兩僕持其手。使啜之。痛入骨髓。十指欲脫。官曰。可矣。喝役送回。須臾至家。一噫而醒。十指青腫。屈伸疼痛異常。月餘始瘳。由是歛跡場頭矣。數年後。故態復萌。一日戚好見之。大笑曰。君不畏黑魚耶。垂頭而退。

春宮中書

元某宗艱于子嗣。召太醫院合種子方。百無成效。有醫生某應召。奏皇嗣艱難。非金石草木所能濟事。臣家有種子奇方。頗有神效。不敢終秘。恭呈御覽。上閱之。籤題天地交泰圖春冊也。行動如生。賞收之。日與后妃傳觀。效之。逾年皇嗣生。大悅。賜內閣中書。寵幸有加。羣呼爲春宮中書。

御史巡查街道。飭令竈前後積灰。盡行扒去。以免火燭。恐死灰復燃也。街中有棄灰者。每日飭令扒盡。如違。責罰不貸。都中同年。稱爲扒灰御史。與中書雅號。遙遙相對。物必有偶一笑。

花家墳

同邑有花家墳。相傳出怪異。有大頭鬼爲出示。尤甚。有趙生赴戚好飲。天晚歸家。路必經此。其戚苦留之。生醉後氣盛。大言不妨。衆授之以挺。曰。聊助一臂。如不勝。棄甲曳兵可也。生持挺走。近墳半里許。酒醒膽怯。退回。又恐衆竊笑。曳挺前進。時微雨濛濛。見有黑影。冉冉而來。頭大於身。旁有大濠。無地可避。隱身密林間。俄頃見鬼。漸近。相去咫尺。猛力擊其股。啾然有聲。跌入濠內。恐其追至。飛奔返家。覺筋力盡。望榻便倒。信口作夢囈。寒熱交作。家人知其

故延醫問卜。日無寧晷。病月餘始瘳。于是花家墳旁行旅相戒。必十數人始招搖過之。孤客裹足矣。次年生詣他戚。聞廚房有人談大頭鬼。兒女輩環坐聽之。厨人云。去年某月日。路過墳際。余因天微雨。以蒸籠蓋戴之。忽深林中黑氣滾出。似以挺擊我股。負痛避之。竟失足落水。幸濠淺未淹斃。回家痲作。半月始愈。迄今思之。猶毛骨竦然。按其月日恰符生之所遇。絲毫不爽。因述其事。聞然而笑。大頭鬼從此絕矣。

雷震

長興凡市村某好博。父嚴督不改。一日父于城中遇某豪賭。使人繫而歸。痛撻之。身無完膚。戚好緩頰。始息怒。某啣恨。值父病急。命孫贖藥。某暗囑買砒雜之。時天氣晴朗。孫購藥出城。忽霹靂一聲。

手持砒。僵跪田中而死。初雷之未發也。兩驟下。孫以竹篩覆其首。死後驗之。髮盡穿入篩孔中。細結不可解。某同時亦震死家中。

題畫

孝廉沈南村題瞎子揪打圖。頗有意趣。其辭云。瞎矣何鬧。愈鬧愈瞎。豈真盲于目哉。不盲而鬧。是真真瞎善哉。善哉。諸佛菩薩。放光明教他們。忍口閒氣。免得你拉我扯。黑地裏苦苦掙扎。

瓊海餘談 卷一

珊瑚餘談卷二

玉册道人著

溫生

溫生如臯人。弱冠游泮。父母相繼歿。家中落。無以爲生。戚某爲鉛山令。游其幕爲記室。令虧累甚。脩脯菲薄而難支。欲辭館。他適。而知交落落。推轂乏人。獨坐官牕。愁思百轉。二鼓後。聞扣戶聲。僕熟睡不覺。自啓之一女郎。入笑。鬢含春。丰姿澹宕。疑爲官眷。夜奔。大駭。不知所措。女笑曰。湖海客。何膽怯。乃爾。妾。解東妓。翠雲。郎不識耶。訝問何來。答曰。妾以君風雅中人。孤燈岑寂。特來相伴耳。生喜極。相與歡好。天未曙。啓戶而出。夕三四一至焉。生潛詢同事。果有

妓館。並無翠雲其人。是夕女至。細詰之。曰。妾實非人。狐也。然非禍君者。君貧而多才。家有世德。他鄉落魄。何以爲情。以雕龍綉虎之奇才。守水月鏡花之慵值。不如歸去。妾僞爲君婦。人何從而識之。生曰。卿旣仙人。不知僕家徒四壁乎。女曰。君歸計果決。巨金不難立致。生曰。聞神仙有點金術。願承教也。女曰。此術士欺世之談。神仙烏有此說。地不愛寶。惟有福者能享之。窖金近在咫尺。君熟視無覩耳。攜生至後院。鋤地尺許。見白鏹纍纍無算。命生仍掩之。母洩。生慮難以携回。女曰。君托病辭館。則衆疑自釋矣。袖中出一書示之。曰。此錦囊也。生閱之。大喜。曰。卿之智。不在臥龍下也。女曰。君相機而動。妾請先赴里門。爲君部署。越數日。令邀生出城踏青。見山塢亂石巉巖。生曰。大好藏鏹。何不顧而問耶。令曰。誠如君言。我

早爲富家郎矣。豈甘心風塵吏哉。生不言。往檢一二枚。曰。非白蠟耶。仲子何其廉。玩賞不釋。令意其諷刺。笑置之。翌日。生命差携筐檢石。給其工食。往返十數次。室中堆積如阜。令與同事共媼笑之。不聽。更命木工爲小木櫃十數口。日錮其齋門。門隙皆以紙糊之。惟恐人窺探。令知其瘋。欲送伊歸里。生于是將銀裝入櫃。以亂石補填虛處。毫無形跡。衣冠告別。令留之。曰。蒙君千里賜教。叨益良多。媿我積累之軀。薄脩尙未奉趨。容稍遲數月。畧具資斧。何如。生曰。僕已獲巨金。足供溫飽。煩君給一二紀綱之僕。送至里門。固所願也。令贈五十金。命幹僕送之。沿途見其輜重。頗懷疑忌。生揚言曰。爾等小心。重賞不吝。倘有疎失。我命休矣。夫役知其瘋。雖各懷抱怨。覬覦念絕。半月餘抵里。見門庭完好。夏屋渠渠。生重賞夫役。

遺書謝大令。女亦華妝出。笑曰。侯君良久。知道路平安。妾心慰甚。于是沃壤良田。陸續置備。富甲一郡矣。女曰。物來之驟也。其去必速。請以歲之盈餘。以半備荒。歉以半廣周濟。庶坐擁可耐久也。生以爲然。一切施醫藥。棉衣棺槨。凡有益于鄰里者。盡力爲之。不稍吝。逾年生得鄉薦。女曰。君祿命不厚。無事進取。請以孝廉終可也。但妾不能爲君育子。嗣宜早選。小星生曰。僕非卿。不能有今日。不忍使卿吟白頭也。女密使媪購一妾。強使御之。次年生一子。名石鱗。女曰。妾塵緣已滿。與君永訣矣。生大驚痛哭。女曰。自古無不散之局。戀亦何爲。生請暫留。女許之。數日後。門戶如故而杳矣。

仁壽宮

蜀省綿花街仁壽宮。氣局宏敞。辛亥春三月初二更後。大雨霹靂。

自許真君後樓起。自下由板縫穿上。劈去棟柱三股之一。破簷而出。樓下自東及西壁板有大爪痕。深透木寸餘。一板劈裂。若有追擊者。不知何妖也。余親詣見之。

宣公橋

四川邛州南門外大河。納西來徂徠之水。流入新津。每當夏雨暴漲。行人苦之。向有橋爲前明獻賊所毀。居民設渡船。屢遭洪濤掀覆。有司議復作橋。不果。吉林宣刺史瑛爲州牧。部民羅泗龍首先捐資。邛人及屬邑鄰境聞風赴義。刻日興工。越二十月告竣。宣公勸導之功居多。橋長里許。十七洞。飛虹夭矯。爲川南第一大觀。落成於道光壬辰。越三載丙申六月。有蛟自西來。風浪洶湧。忽至橋右。登岸約行半里。仍入水而逝。所過民房冲壞。橋旁兩洞稍裂。大

碑與宣公德政碑一無所損。若有神助。肩雲子有紀事詩曰。寶筏難施佛力窮。忽來奇士日書空。飛虹十丈從天降。汗血三年矢愈公。有善當前爲耻獨。無人病涉頌聲同。一枝文筆雲中插。拱衛輿梁氣最雄。

少林學藝

同鄉有張李二人。往少林寺學拳棒。初入寺。命每人解一油浸牛皮結。大數圍。每股粗于臂。月餘始解。侍者引見。老僧曰。我派雖小道。亦必量其性之所近。違之恐無益也。張曰。弟子千里而來。雖不敢望速成。而曠日實所不耐。僧導一處。有鍊笠十數頂。約十舢至百舢。大稱之。命以左右手撮取。離地三尺爲度。暮年百舢者。舉之若提嬰兒矣。僧曰。可矣。後至家。有犬上屋。躍而擒之。其頭立碎而

斃大駭曰此藝恐賈禍封手留指甲焉李曰業貴精不貴速弟子不敢躁進惟師命是聽僧導一室如漆木壁一孔如錢內置黃豆五斗令以豆自孔中擲出未出者復擲之約二年反命曰豆盡矣僧引李至屋外觀之對門壁上有一孔遙遙相對僧指曰我欲汝以豆擲過第二孔汝僅擲出一孔不足道也探壁後僅十數枚曰此返日工夫進境也仍以豆置室中五年所擲之豆盡貫入第二孔矣僧曰效雖遲而功深養到矣以鐵鉢置大殿脊去二百餘步試以鐵丸擊之百發百中後爲大賈保鑣重聘延致之綠林聞之膽碎莫之撓也

堪輿

堪輿之說確有可據諺稱姻緣地非緣不合信然秀水某精此術

而豐于財。葬擇吉地。重價不吝也。其子某科鄉試。先于春間買舟赴省。于西湖賃屋數楹。某以地下之。是科必得一人。交半租定其宅。屆期偕子寓之。一牀一案。亦相其陰陽。雖至戚好不與焉。其壻臨場忽患痢。同人以諸伴入場。無人料理。請移寓以便醫葯。某漫應之。初七日某知壻痢甚。不能進場。屬與子同齋。先期密令幼僕扮魁星狀。爲子點額。俾文思益加煥發。夜半壻腹痛如廁。僕睡眼朦朧。誤認爲少主。突出點其額。壻大驚。汗流浹背。精神頓爽。病亦少減。臨時檢考具進場。某曰。汝病如此。何自苦。功名遲早有數。以待來年。壻曰。明知無益。爲門外漢。實不甘心。某不能禁。聽之。三場草草畢。揭曉。壻竟獲售。子落第。

火藥局災

道光十九年。川省火藥局災。時余寓錦城西偏。忽如巨礮震響。瓦屋搖動。板壁幾裂。几上古玩跳擲至地。出戶視之。見東南黑煙冲入雲霄。滿城雞犬皆狂走。茶酒肆坐談者。仰跌於地。不一而足。人情惶恐。莫測其故。或曰。演武廳演炮也。頃之。知岳守備盤查失火。藥局在東教場之南。局之房屋圍墻塊磚無存。瓦盡揭去。而棟梁檐椽無少損。瓦鑠徧地。守備身首轟散數處。被難者十數人。爛額焦頭。殘肢剩骸。飛至數里外。臟腑或挂樹杪。或填溝壑。慘甚。當火之未發也。岳坐馬忽絕。繮而逸。馬夫追之。直至演武廳而止。須臾火發。人馬俱無恙。有轎夫二人。自城外來。客僱至教場北頭。轎夫至藥局不肯前。曰。客僱我至教場。此非教場乎。南北。我不知也。客不與較。付值而去。二人分錢稍憩。火發。飛磚擊腦而死。諺所謂湊

數殊非偶然。

山左青州地震。余友董巽峰在府廨。三更同事坐談。地忽簸揚。梁屋欲倒。出戶行不能正履。抱庭樹。天明始定。二堂東偏爲孝廉某書室。某善談諧。非四鼓不歇。是夜忽稱不豫。早睡。平明視之。屋倒僵斃矣。

小鬼

山陰某爲直隸幕賓有年。遇日者占之曰。君今年將不利。恐宿業將作。某問有可解否。曰。禍不在外而在內。不在遠而在邇。慎而防之一路坦途矣。于是計決回里。某有舊僕。驚而桀。常怒詈之。恐其妨主。好言另薦他友。而長途跋涉。捩搖無人。頗費周章。適有人攜一小僮。年約十三四。短髮鬚鬢。曰。此兒新喪父。貧不能自存。偷

得精跌數串葬伊父。願斯遂矣。隨君南北可也。某付錢十串。冷舉葬服役如期而至。卽束裝。同伴四五人。頗不岑寂。童面黑髮短。自灼灼而性靈變善。解主人意。同侶亦愛之。戲呼爲小鬼。一日謂某曰。君日與小鬼爲鄰。得毋怖乎。某曰。大鬼尙不懼。况小鬼乎。入山東境。一點者。暗屬小鬼塗面披髮。嚇主人。許以飲食。夜半。某方睡。忽見蓬頭鬼。啾啾自榻底出。大駭仆地。衆大笑。趨視之。已不省人事。急救無效。竟小鬼杳然。門戶未啓。不知所之。

嚴梧岡

同里嚴梧岡。奇人也。爲邑諸生。能文。善書畫。星相術數。無一不精。館于朱宅。有豫章客姚某。大賈也。挾十萬貲。往來粵東。與朱莫逆交。至則盤桓累月。一日嚴過樓下。聞樓上鼾睡聲。問何人。僕答姚

午睡。嚴不信。命僮潛伺之。姚也。嚴曰：此人雖目前巨富，二十年後求溫飽不得也。人問何以知之。曰：到時自驗。廿年後，姚家中水火盜賊訟獄，貲產蕩然矣。人詰其故。嚴默無一言。鄰家三更失火，家人走告之。嚴曰：無恐，勿稍動。堅臥不起。告者返，須臾火熄，不爲害。

信和來

西川有州判信和來。聽鼓年年形單影隻。同寅勸納寵于藩署後，賃屋居焉。數月，妾忽夢金甲神告之曰：我爲爾等作看財奴久矣。當弛擔也。且指其處。次日告夫。主笑曰：汝憐我貧，作癡想爲夢神戲弄耳。數日，又夢如初。試發之，果有大缸。面鋪古錢數千，錢盡見白鏹無算。面鐫字與己姓名符。底鋪赤金絲數盤。取盡將缸提出。有大石版，下有小缸，水清澈底。畜活金魚兩尾，一紅一白，不敢動。

仍以石版蓋之。年餘。携妾乞假歸。

固原提臺胡超。署中築墻。有大金磚數十方。上鐫大超字。奏聞。卽賜之。或曰漢馬超所鑄也。胡豈孟起再世耶。

女上父書

古來名媛能尺牘夥矣。于委婉之中。寓悲憤之意。言辭悽楚。咄咄動人。如吾邑戴卯君廉訪女。號虛齋。遺書可傳也。卯君與錢唐孝子陳鈺。同登康熙辛卯科賢書。後卯君困于公車。鈺已由部曹選瓊州守。其父學士恂。爲疑獄。牽連遣發新疆。鈺以身代。卯君嘉其孝。詣獄唁之。并以女許其子崧。任其妻子之托。十餘年。卯君通籍留館。旋簡放蘇臬。因事左遷廣西潯州守。子文燈。中南元。而崧屢應京兆試不第。其女窮愁抑鬱。上父書曰。長女韞玉。恭賀大人鈞

喜光弟資學過人。夙承庭訓。上荷祖宗遺澤。兼之夫人十年治獄。開釋平反。全活者衆。陰功莫大。且宗族等不問親疎遠近。皆體祖宗之心爲心。盡散黃金。遍施青睞。人皆不以爲恩。天道始知有眼。今番因難見巧。幸列高魁。捷書下南之時。皆大歡喜。遙知六千里外。期望正殷。自得好音。當與嶺上梅花。巡檐索笑也。不才弱女。原從夙孽中來。苦海愁城。處之已久。此番隻身北上。歷盡炎涼。瑣尾流離。涼涼踽踽。意謂背城之戰。天當哀我憚人。自秋後南歸。親友見闈藝者。無不首屈一指。豈知李將軍本是數奇。征鴻勞勞。枉是秋風一度。向以時藝不能跳脫生新。分應見斥。自居甥館後。屢易名師。且蒙大人指授。兼之光弟琢磨。羣謂矯除故習。足以操券而得。孰意又落孫山之外。真令人氣短矣。在清照衰落既久。振復實

難以兩人較之。則龍虎片雲終。王漢詩書餘火竟。燒秦正復爾。爾但女賦性。慙直然。心地如重門洞開。無絲毫不可對人處。撫膺自問。何罪何辜。遭此挫折耶。此十年中。如在湯火。自冬歷夏。又復二子俱殤。風月空閨。時對殘綳剩襪。觸處使人痛絕。適玉暉舉。念兩尊長在日。骨肉之愛。誼應相送。遂來武林。暫時破悶。近聞被黜。刻不欲生。頻年下第。猶以眼淚洗面。而今則縱決西湖之水。化爲涕泪。亦不足盡其悲憤矣。常飲恨問天。何不生爲男子。跳出樊籠。榮落升沈。此身自主。不幸處身巾幗。苦樂由人。此中素所不增。更可恨者。人生識字。憂患始生。既不辰。祇合不具。慧根糊心。豈肯翻可混過。此生于今。縱焚筆硯。已規圓竹杖。漆斷紋琴矣。向因功名。愈重刻骨。嘔心費盡。人謀難回。天意如果。終身淪落。何難解脫。

此身然以其人而論不似終於貧賤者萬一變化有期女先化去徒作人間笑柄日來生固無聊死又無爲近奉溫旨入都自昔推烏未始非一大依傍處况自來科名中人莫不困守長安始邀知遇如光弟者天生福將能有幾人哉第念垂白老親家無擔石天涯遊子南顧多憂功名原無定期卽使有日升騰竊恐枵腹倚門者不知作何景狀矣萬不得已敢祈大人爲清照謀一生計庶幾安慰勞人俾得盡心攻苦耳聞粵西鹽務頗可圖維清照擬于明春入粵作餽口之計雖彼處薄有交情小郎在彼已多聯絡然千鈞之力全在大人隻手提攜不敢他有希冀只求謀合足矣大人一生故人誼重以此可全三十載交情更可完不才女一椿孽案至于弱息飄泊會城身如落葉承弟婦屢次速歸實有難見江東

之。况。雖。平。昔。相。好。無。尤。此。時。雲。泥。頓。隔。同。居。嘔。笑。易。涉。猜。嫌。且。兩。嫂。俱。已。邀。紫。薄。命。女。依。然。故。我。稱。謂。之。間。殊。多。慚。慙。况。以。淪。落。之。人。對。新。得。意。者。焉。得。不。剝。面。無。皮。容。身。無。地。耶。此。番。久。住。玉。暉。獨。擾。雲。兒。殊。覺。無。味。只。得。聊。借。復。園。數。椽。以。挨。殘。歲。日。惟。靜。掩。柴。門。却。學。閉。關。樣。子。恨。不。長。齋。綉。佛。了。結。今。生。無。如。孽。障。未。完。魔。君。不。肯。饒。我。中。心。如。醉。盡。日。徬。徨。大。人。來。諭。以。別。離。爲。重。手。示。詩。箋。嶺。外。白。雲。瞻。望。彌。切。今。光。弟。獲。捷。南。宮。將。來。禮。闈。得。意。正。欲。留。住。京。師。大。人。隻。身。遠。宦。寧。不。思。骨。肉。相。依。如。女。此。時。子。息。摧。殘。婢。僕。星。散。身。輕。如。燕。六。尺。之。地。便。可。自。容。竊。計。過。嶺。行。資。尙。屬。易。舉。如。大。人。遠。憐。弱。女。鑒。此。苦。衷。則。一。紙。南。來。便。當。輕。裝。就。道。若。以。路。遠。費。多。不。便。度。嶺。則。茗。水。武。林。俱。非。托。足。之。所。但。求。安。頓。老。翁。女。亦。當。

思北轍。蓋夫婿已拚老京師。不謀保送。鴻臚。便圖館閣。行走。斗車。五載相見。無由以今。既無子息。守此欲誰謂哉。寧甘去國離鄉。敢。顛換。面作一燕趙貧家婦。亦所不惜。務期得一進步。死且瞑目。明知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獨任。然不得不盡人謀。以聽天命。猶終于淪落。寧使殞身異地。不肯資俗人笑也。至于薪水。在南在北。聽屬大人庇蔭。不敢過望也。比來神魂失所。寢食俱忘。不敢作不平之鳴。亦不敢辭呼天之泣。死生去住。正復茫茫。惟靜候大人退食之暇。斟酌裁示。臨風握管。如訴膝前。不覺言之躊躇。惟大人憐其情。而追其罪。不勝慚悚待命之至。列君得書後。責大義而慰之。逾年。女史偕崧赴粵。西省親未久。卒于潯州官廨。次年崧售京兆試。旋守天津。惜女史亡久矣。嗚呼。功名得失。未免縈懷。而閨中人積。

懣。牢。驢。熱。中。太。甚。年。之。不。永。亦。兆。於。斯。乃。所。天。不。負。期。望。卒。致。顯。
榮。九。京。有。知。當。亦。破。涕。爲。笑。雖。死。猶。生。也。

按。列。君。名。永。椿。雍正。癸。卯。翰。林。其。子。匏。齋。名。文。燈。乾隆。丁。丑。進。
士。其。孫。蕨。塘。名。璐。乾隆。癸。未。進。士。曾。孫。春。羲。名。鼎。恒。嘉。慶。己。巳。
進。士。四。代。詩。稿。均。付。梓。矣。

矮嘲

一矮者娶婦。長于身有半。伉儷甚篤。中秋夕。夫婦玩月中庭。顧影
自笑。夫曰。我得句。請卿續之。曰。妻太高來夫太低。妻曰。原來長短
太稀奇。典史夜巡。叩門問之。告其故。曰。得結句否。曰。尙未結句。是
以推敲。曰。我有句相贈。你們只要中間準。管他頭齊脚不齊。

魏姓

會稽莫寶齋晉倉場總制。其應禮部試也。初九三更後。忽有少婦揭其簾。寶齋曰。某自信無傷陰德。爾來何故。女曰。誤矣。雖然。敢以情告。妾係山西某氏。與同里魏某。有割臂盟。旋生一女。豈知紅葉無媒。青鸞信杳。自覺靦顏。于某年月。自經。聞魏亦應禮部試。欲得而甘心焉。莫曰。始亂之。而終棄之。神人所共憤。然或迫于情勢。心尚可原。冤孽相報。何時得已。女曰。君既垂憐。同道。妾亦不作已甚之行。煩寄語。負心人。將妾骸骨歸葬。殘息得所。憾可解也。漫應之。仆地而滅。次午。出闈訪之。果有魏姓。里居符合。悉以情告。魏勃然變色曰。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以穢言污我。拂袖而去。二場忽聞隔人聲鼎沸。言有舉子以小刀自刺心死。問之。卽魏姓也。

高生

高心臣。安徽人。性豪邁。慷慨好施。遺業萬金。悉濟合邑貧乏。數年家中落。饗殮幾不給。同邑有新開典庫者。開張日。質價倍于平時。貧乏者爭往焉。生家無長物。惟留空棺。俗所稱爲壽噐者。僱人昇質。典夥羣呵斥之。生不服強辯。典夥曰。凡典庫祇當衣飾古玩。此凶噐也。向無入典之理。爾將來有錢開典庫則可。生曰。我有錢。不說壽噐肯質。卽靈柩亦何妨。衆人共姍笑之。後生往太原。遇昔會賴周濟之汪生。服賈得鉅金。見而歎曰。故人何一寒至此。欸留甚渥。以昔所受者倍償之。并另贈千金。爲營生計。十數年獲厚貲。捆載而歸。買田產外。設一典肆。擇吉開張。賀者如市。忽有數人。衰絰昇靈櫬。質百金。諸夥以爲不祥。叱之使出。而來人譁然。聲達內座。生問之。以實告。慨贈百金付券而去。衆賓咸怪之。曰。異哉。所聞典。

庫可質靈柩。後此不成爲殯宮乎。生曰。我當日曾有此語。食言不信。烏得爲丈夫。葺一空廂。將靈襯安妥。并朝夕焚香不少懈。人以爲迂。生曰。誰無父母。以親骨相寄情亦苦矣。尙可忽乎。數年無人顧而贖者。後柩皴裂。蓋爲之脫。啓而脩之。并無屍骸。面鋪腐草。內悉金珠。大駭。知爲盜贓。隱其事。後聞盜事發。斬訖。年餘無追贓者。始心安焉。

飛石

黔省某閒步沙灘。見石子亂飛。縱橫盤旋。後忽聚一處。頃刻堆積如塚。異之。挖之以鋤。得一八角石。中有太極圖形。周圍隱有八卦紋。如繪。重約百鈞。負置家中。石底一孔如豆。天雨有清水流出。雜以細砂。天晴則止。

鍾嘉樹

鍾嘉樹，秀水人。業儒。二十餘未獲一衿。娶妻某氏，慧麗倜儻。無巾
幘氣。結縞甫匝月。謂鍾曰：君向從何師？所讀何文？妾于此道中，略
知甘苦。索讀本閱之。曰：有文無質，誤人不淺。盡削之。及閱其近作，
曰：文膚廓而不切題。所謂萬面峰。無當意者。欺盲人，則可有目者，
不能欺也。閱者竟信手圈點。一味過獎。何許子之不憚煩。生曰：卿
能爲我師乎？曰：能。選古今文數十首，曰：熟讀之。可以去腐氣。益智
慧。課期命題。藝成。乙之。塗之。痛掃積染。如嚴師也。逾年，斐然成章。
生新婚後，交友鮮識面。踵門過訪，托故不出。同侶爭姍笑之。及應
童子試，見其文，大驚。莫測其故。是年冠軍。次年應秋闈。氏曰：俗謂
鄉會試，須揣摩風氣，非通論也。一省有一省風氣，一榜有一榜風

氣主司之好尚不同。去取不一。諺有云。磨得嘴尖。鴨好賣。爾以爲新彼以爲舊。卽遼東豕之謂也。清真雅正。歷久常新。擺脫陳言。獨標精義。人事盡聽天命。可也不意生試期將屆。暴病而卒。族中爭爲立繼。氏曰。容緩圖之。其時姑早逝。翁五十餘未老。買一婢侍之。年餘生男。僱乳媪代哺。越二載。又舉一子。氏喜曰。夫有弟。妾無憂矣。撫之如己出。迨後翁二子質敏善讀。氏課之。甫弱冠。游庠。數年登賢書。而氏逝矣。不見兩叔成名。惜哉。

乍浦駐防觀葦杭成。嫂王依氏。夫歿無子。勸翁繼室。餘年葦杭生登賢書。大挑分發西蜀。補南川縣。氏歿于署。葦杭徵詩表之。

珊瑚餘談卷二

玉册道人著

烈女

同里吳烈女。名賽金。父故母醮。童養于章姓。其夫三吉。係螟蛉子。年稚多病。女十九。猶未合卺也。知大義不苟言笑。姑張氏不貞。與隔院吳五通。女防守不惡。而嚴。張懼事洩。欲吳并亂之。以滅口。是夜。吳知女熟睡。邀張撬扉而進。持刀用強。毀衣裂袴。女驚覺大號。鄰里皆起。張僞以盜告息事。女忿極。自經。邑侯王公訪得其實。嚴拘之。吳藏諸複壁。大索不得。吳聞事靜。亡命遠遁。走出過驛。駝橋忽見橋壁立。不得上。驚走。每過橋。盡如此。捕役見其狀。擒而詰之。

正兇也。并獲張氏。如律論。里人爲女請旌。募資葬于峴山明霞墓之旁。送殯者千計。邑侯與焉。余友肩雲有詩云。飛英塔下貧家女。逸老堂前貞烈祠。多少凌波仙子履。踏青過此一凝思。

再世維摩

同縣姚鏡塘郎中。名學埭。嘉慶丙辰進士。初封翁某。好善樂施。與鄰寺僧紫臯友。紫臯圓寂前一日。置酒高會。別諸檀越。獨與封公訂後約。越十餘年。鏡塘懸弧之辰。封公恍惚見紫臯入室。訝之。俄爾鏡塘生。性恬澹。耿介自持。伉儷相敬如賓。京秩三十年。寓水月庵。不交權貴。亦不甚嫉俗。同鄉入都應試者。如寒士必走告。同寅厚助之。己必倍其數而贈焉。桃李盈門。饋送別敬。悉却之。有先行出都。以別敬轉致他人餽師者。則捐爲吳興會館公項。其廉介如

是喜飲酒。吐屬風雅。微醺閉目危坐。嘗曰。吾終日醺醺。未免可笑。奈世人不識杯鐺。仍不見醒時。何也。卒於京師。其月日與紫臯圓寂。適符三十年禪院。卒之日。同人擬誄詞。聚訟數日。鮮當者。齋中書數種。酒鐺數具而已。

德清蔡升甫。閣學名之定。一日病篤。鏡塘往視之。家人以病劇未報也。升甫忽問家人曰。姚君來。何不通報。聞鏡塘夜夢作陰曹。能知人禍福。明日我命危甚。廳上預備酒幾席。杯箸若干。前後門悉鍵。以桃茆塞門隙。則壽可延。家人如其教。數日果瘳。人或問鏡塘。初不言。徐乃言。升甫二十年前。救人命之所致也。我何力焉。先是升甫游粵東。節署幕。一日南海縣某令邀飲。有戚容升甫疑問之。曰。明日監斬。約千人。有一半冤者。知而不敢言。

卽言之。上官亦未必聽。奈何。升甫旋署。見制軍告其故。請展限。復鞠得。脅從未減者五百餘人。升甫向未言鏡塘。則知之也。升甫後二十餘年卒。

避債臺

武林某貿易折本。積欠至年底。無可支吾。避債於六和塔。先有一人携樽獨酌。心竊怪之。問之曰。鄺姓。某向隅默坐。鄺曰。時已臘盡。來此何爲。某曰。僕之來作避債臺也。觀先生之玉貌氣宇。閒雅。非可與僕比數。請問來此何爲。鄺曰。非君所知也。問某負欠幾何。某曰。須百金。少亦數十金。告貸無門。言之可慨。鄺曰。是區區者。亦何苦。乃爾。臂上金條。脫贈之。某曰。素昧生平。辱蒙厚貺。僕雖窘不敢承命。鄺曰。何君之迂也。我亦同病相憐。君事小易了。我累鉅萬。一

髮不足懸千鈞。請以此物變價。開銷各款。我往君家避之。較勝此間岑寂也。某如教。至家。座上客滿。掃數一清。命僮沽酒肴治饌。薄暮。邀鄰至家。殷勤款待。鄰性豪。把酒談心。如舊相識。漏二下。忽聞屋後倒壁聲。某卽趨入室。知廚中有猫攫魚而走。妻持棊擊之。墻漲裂處崩塌。燭之。猫無影響。見複壁白鏹無算。喜出望外。奔告鄰。曰。頃承嘉惠。沒齒不忘。茲可送君歸矣。鄰訝曰。何遽下逐客令耶。某告之故。不信。親驗之。大喜。稱賀。某欲以窖金悉歸鄰。不受。借萬金償債主。所餘尙倍蓰也。次年。與鄰合夥。生計日盛。兩家世爲婚姻。稱素封焉。

文昌宮

嚴州張姓。將買棹至蘇。夜夢素識趙姓。告曰。聞君欲往姑蘇。僕有

事附舟一行可乎。張知其已死，曰：長途跋涉，有伴固佳。然界隔幽明，何以相約？趙曰：君解維時呼賤名三，則僕自至。停泊亦如之。叨庇無既矣。醒而遵其教，浪靜風平，夜無聲息。一日至南潯，泊舟登岸。過文昌宮，殿宇巍煥，絲管紛紛，進而觀劇。日晡，忽有陰風起於殿角，俄焉飛砂走石，日暗無光，香爐供瓶等物震撲於地。觀劇者驚走，管絃頓歇，張亦隨衆出。夜夢趙華服高冠，長揖致謝曰：蒙君千里攜帶，感深不朽。本擬附驥至蘇，今權住文昌宮受香火矣。後會有期，諸維珍重。張曰：鬼神不享非祀，文昌香火君安得受之？趙曰：文昌本上界神，祇譬諸日月經天，無微不照。然民間建祠盈千累萬，神通雖廣大焉能千萬化身享閭閻血食乎？大約生前正直者爲之守祠代饗牲牢耳。昨日僕觀守祠，乃某處生前畏罪自經。

之鬼占據。妄自尊大。作威作福。僕心竊不平。與之力併。不意叨庇。福蔭。一戰而捷。繼鬼已遠。遐遐荒不復返矣。他日道經此地。倘不棄故人。俯賜惠臨。以慰寥寂。僕之願也。拱手而別。後二十年。夢趙乘輿而來。僕從甚衆。顯赫非復曩時。曰。頻年契闊。音信殊疎。君大限將屆。把晤匪遙。言訖不見。越數日。無疾而卒。

震澤獄

震澤姚姓。有女曰素娥。麗而慧。父母擇配綦嚴。及笄猶未嫁也。樓臨街。可以眺望。屠戶李姓。在樓下設案。姚不取租值。李亦爲照料家事。交相好也。一日。素娥倚樓食核桃。誤擲殼樓下。適有少年過此。墮其肩。舉頭見女。四目相視。含睇而笑。李在旁見之。內忖曰。女大不嫁。每致自媒。相攸太嚴。誰之咎耶。雖然。伊待我厚。若不雪其

耻非丈夫也。夜將半，李懷刃踰垣進，門戶甚悉，直達內室，啓帳探之。果有人並枕酣臥，操刀割之，携首復踰垣出。以首級棄路旁羊竈內。歸寢。妻見形色異常，問之，不答。自覺心事粗了，怡然安睡。次日，姚子婦日晏不起，呼之不應，撬門視之，見鮮血模糊，枕畔頭顱失去，大駭。自思並無仇家，何以遭此慘殺，不敢指控。鳴于官，宰勘驗血跡，自牖出，飭差嚴緝。月餘，絕無影響。姚痛子切，疊次呈催，聲言上控，令嚴比勒限。曰：十日不獲，斃杖下無赦。頭役某力竭計窮，懊惱欲死。其妻曰：姚之急欲得者，首級也。如得首級，緝兇，或可稍緩。我有一計，商之。先是役有姊與婿貧而相依，役夫婦均厭之。妻曰：何不將此二人首級呈案，爲指鹿計。既可稍延殘喘，而我家亦省却養二人終身，不亦善乎。役然之。次夕，待以酒食，醉而割其首。

將屍埋後院。翌日晡報呈。令飭屍屬領埋。姚赴署認之。大呼曰。非我子婦也。羣役懲勸之。終不承領。宰驗之。知係新殺者。嚴鞫得其情。宰笑曰。是何物也。而可魚目混乎。將役夫婦悉禁之。改差另緝。李聞之。既悔殺奸之訛。復悼株連之慘。入戶。徬徨拊膺。長嘆謂妻曰。汝聞姚家事乎。正兇我也。爲述本末。妻曰。子將若何。李曰。我事雖鹵莽。初無惡意。今牽連若此。丈夫作事不肯累人。首已晚矣。妻牽衣大哭。李絕裾而走。首諸官訊首所在。曰。棄之羊竈內。命拘宰羊者來。詰訊押取之。宰羊者始抵賴。既言掩智井中。索之。先縋得一屍。兩首儼然在焉。其時宰羊者早起見竈下有人頭二。驚駭間有挑土者。過而見之。懼其聲張。許錢兩串。挑土者曰。里許有智井。盍置之如其言。以土掩其上。宰羊者曰。藏之不密。我與爾皆不免。

令其探窺。乘勢推之。更以土掩焉。各訛得實。如律論。

大瓜

有種瓜者。是年結一大瓜。十倍尋常。入市。居爲奇貨。邑令聞而購之。是日大會賓客。酒酣。命二僕捧瓜。出一座。驚異。剖之。忽鮮血噴射。數丈。客衣盡爲濺。汚腥臭異常。莫解其故。傳賣瓜者訛之。對曰。非小人所敢知也。客起而進曰。僕聞之。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地下必有異物。掘之。可以釋疑。宰隲之。有屍埋地中。無棺。瓜蔓從口中出。驗之。有傷。上年有客過此。買瓜。種瓜者見其囊橐。沈重。殺而埋之。一鞠乃服。

賴皮三官

姑蘇人忘其姓。因好弄。羣呼爲賴皮三官。一日。有風鑑者見之。笑。

曰爾三日內必受官刑。賴皮曰：我眼前並無人告發，又不多事，何官刑之有哉？在家靜坐二日，悶甚。次日，友邀遊虎邱，欣然應之。時溽暑，剖西瓜解渴。忽元和令因公旋署，兩舟相逼，賴皮以瓜皮外擲，適擊其窗，玻璃震裂。令查問，役令回話，出言頂撞，宰怒，杖二十釋之。

徐姓

乍浦夫頭徐姓，凡海舶至埠，搬運貨物，脚夫多少，悉徐總其事。散夫聽指揮，不稍貽誤。有風鑿者，賀曰：君紅光映面，三日有大財氣，當厚謝也。徐漫應之。歸語其妻曰：日者謂我可暴富，且以三日限奇哉。妻曰：君勞苦半生，居心誠實，發跡亦所應得，自有定數，何奇之有。徐靜候兩日，杳無聲息。次早，有數船攏岸，貨半勒鯨，其時貨

多難售。求主不得。或慫恿徐買。寬半月交價。徐不應。曰：千金之貨。赤手漢。豈能承買。君何不諒之甚耶。內有識徐者。曰：前日者言汝三日內有大財氣。觀君氣色。非常安。知窖金不早入囊。又安知此貨有跌。無長。倘利市三倍。陡然小康。未可知也。徐心動。衆代爲立券。以貨存棧。徐惶惑。無以自主。越十餘日。價如故。妻議昇兩摺。至家。以小者先銷零販。大者晒乾待價。徐從之。乃包甫開。覺內有物。沈重異常。揭之。則白鏹三百兩也。再啓。亦如之。將所有盡啟之。無一空者。先以千金償其值。後海鯨不至。價大昂。利倍之。大治房屋。稱富室焉。

南潯某

南潯某無恒業。一日見少年以絲賣牙行。得番錢三十餘枚。潛步

其後日晡。至荒僻處。抽鐵尺擊其腦後。應手倒。腦漿迸出而死。以所有藏諸懷。道旁檢巨石。以褲帶縛屍。四顧無人。推而沈之河。渡口有小土地祠。神像生動。某戲之曰。此事惟爾知。我知秘之。當以牲獻。恍惚間。聞空中小語曰。我是不說。只怕爾自說。索之已杳。心竊異之。抵家收檢行囊。計權子母數年。僅得溫飽。亦無大利。適過烏鎮茶肆中。見王姓與之談。大悅。約與合夥貿易。一路順境。於是娶妻成家。數年。兒女繞膝。又數年。置田產。起房屋。煥然一新。家道富有矣。一日與王煮酒談心。顧盼自得。曰。僕始念不及此。蒙君攜帶。得以自給。光景荏苒。轉瞬間。幡然老矣。王曰。吾輩終歲勤動。原圖什一之利。區區者分所宜然。亦何足數。某曰。君所謂易者。有恒產也。若僕者。赤手成家。不亦苦乎。王曰。與君合夥時。並非赤手。某

日十數年。交好無不可言。况事隔久遠。料無他變。然追思往事。未免歉懷。王詢之。以謀害事告。述其顛末。王沈思良久。笑曰。英雄崛起。草昧半由亡命。君何嫌焉。先是王有長子。未弱冠。命質絲於市。不知去嚮。今聞某所謀害者。衣服狀貌。恠其符合。歸謂其妻曰。曩者吾子走失無踪。今有端倪矣。妻曰。事隔二十餘年。茫無証據。若以彼醉後之言。造次控告。他日反爲所噬。君其危矣。惟祝我兒。九泉有靈。屍首未腐。命善泅者。探之。得有實據。冤可雪也。王如言。聘善泅者周姓。囑曰。我前在蘇州買一翡翠。用布帶拴縛。不意中渡失手。子爲我取之。百金不吝也。周入水頃之。出曰。石甚巨。布帶儼然。未識是否。屬再探之。出而恚曰。石係拴於屍身。子必有不端事。連累我。我不受汝賺也。扭而鳴官。王隨至縣門。某亦昂首來。即邀

爲証。某不知所之。甫入署。大聲呼冤。指某謀害其子。卽以前夕所言爲據。某曰。冤哉。僕酒後戲言耳。子以爲實耶。令命役以大船二跨於中流。上立架。用轉關以鍊鉤繫之。盤旋出水。其屍面目未變。王撫屍大慟。鄰里老者識之。皆曰。王某子也。某語塞不能狡辯。遂置於法。追其贓。

泰安生

山左泰安縣某莊。戶口數百。有路通小車。人跡往來不絕。道光十年春。每夜半。忽有人大叫曰。誰敢找我。聲聞數里。遇者輒病。於是行旅戒嚴。昏暮無人跡矣。有韓生者。省戚好飲酒大醉。欲歸。其友因天晚阻之不聽。曰。丈夫何畏妖魔。我將降之。以除一方之害。持槌而走。友追之不及。時微月朦朧。殘星閃爍。忽聞聲自遠而近。生

應聲大叫曰。我敢找你狂風大作。瞥見一夜。叉狀高丈餘。撲空而來。生見勢不敵。奪路而走。怪且號且追。約二里。生知去家不遠。膽稍壯。怪突前當路。生無計可施。奮挺擊之。怪踣地不起。擒之。重莫能舉。歸呼子男燃楷燭之一大革囊。如天衣無縫。曳之家。剖之。見白鏹黃金。纍纍無算。其囊非犀非兕。常以示人。博洽者不識也。

張玉鑾

烏程諸生張玉鑾。字易門。淹貫十三經。應阮芸臺校對註疏之聘。旋以病歸。未卒業。鬱鬱家居。晚年游豫章。舟泊滕王閣。病不起。訃至家。其弟某夢一人告曰。僕有輓聯請教。上聯云。噫嘻危矣。沐尼山化雨。挹泗水春風。今日隨師歸故里。問其姓氏。倏忽不見。及柩歸里前夕。夢其兄示一聯曰。嗚呼傷哉。趁楓葉寒。霜看潯陽明月。

良宵與爾返。羈魂。次晨聞訊探接。內有高姓構同來。詢之。卽易門之徒。先客死豫章者。始知出聯乃高君作也。道光己酉年事。

李有聲

有聲。四川崇慶州人。家殷富好客。弟有才。放誕不羈。有聲惡其行。一絲一粟不與焉。有友某朝夕過從。情逾骨肉。有聲婦王氏名金姑。慧而賢。嘗勸有聲曰。兄弟朋友。缺一不可。然薄弟兄而厚朋友。未免輕重倒置。請君三思。有聲曰。爾婦人何知。不聞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乎。王知其不聽。置之一日。定更後。有聲自外來。忽聞屋後小婢驚呼曰。誰殺人。而以無頭屍。栽害耶。王與有聲共燭之大駭。手足無措。王曰。事關人命。須急與某商之。有聲往叩友門。告以故。友曰。素蒙青睞。感銘肺腑。今君以人命相累。僕不敢與聞。若他事。

則惟命是聽。有聲情急長跪。某拂衣走避。有聲狼狽而回。悔恨無一語。王知事不諧。曰。君家弟。雖不禮于平。曰。妾視其爲人爽快。無芥蒂。試招其來而探之。有聲召弟告之。有才曰。急而求人。兄亦良苦矣。雖然。急難而袖手焉。用弟兄爲。卽以藁裹屍移于僻處埋之。他日。王謂有聲曰。君嘗言。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信乎。有聲面赭俯首。王曰。諺有云。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君何患焉。有聲大悟。邀有才共食。流涕太息。勸其改行。有才亦悔悟。作佳士焉。其友後因有聲禮貌頓踈。不遂所欲。退而愠曰。彼有事。我知之。悉今無人。訐發卽薄視我。陰倩人洩其事。官親詣勘驗。發之。則犬屍也。先是鄰家犬斃。王托言代理。去毛截其頭。着敝衣。置後院墻下。欲藉以勸有聲也。王訴其情。令曰。賢哉婦也。訃由智生巾幗。中有幾人耶。痛懲其

友爲薄友。誼者戒。此事節畧載于崇慶州志。今戲劇中亦演及之。所謂殺狗勸夫是耶非耶。

長沙生

湖南冉姓。由廣西貿易還鄉。離家約五六十里。有白兔二。出於林中。見人驚逸。入土壙跡之。無所見。內有瓦瓶一。遙望之。銀光燦然。就之。則滿貯清水。澈底無他物。棄而迴顧。復如初。怒曰。此殆欲富他人耶。渴甚。自忖曰。不如掬而飲之。覺肺腑清涼。一吸而盡。逾時天色昏暗。虎嘯狼嗥。不辨道路。懼甚。遠見林際燈光。知有村落。至其處。墻垣完好。叩門借宿。老者偃僂出。導至一室。煮酒殺雞。並設牀帳。雖乏角枕錦衾。亦頗精潔。竊思萍踪托足。深感多情。夜半腹痛甚。不及下榻。大瀉。裊襍狼藉不堪。自思無顏見老翁。坐以待旦。

天甫曉。拔關而遁。老者聞啟戶聲。振衣出留客。已無踪跡。旋入書室。見臥具內。裹白鏹數百金。老者曰。此人大不曉事。幸遇老漢。不然。化爲烏有也。鍵戶候之。不至。數月。絕無音耗。惜當時未詳里居姓氏。無從送還。年餘。赴縣城觀元宵燈。某在人叢中。招之以手。佯爲不知。又呼之。鼠竄而去。不解其故。老者以銀積絲米。益致富焉。

小顛

小顛。西湖淨慈寺僧。無蔬笋氣。能詩。邑名士樂與之遊。老年益僂。不羈。其時年六旬。諸友忽接小顛訃文。擇於某日出殯。於是知小顛物化。均以聯額輓詩相約。而往。有痛哭者。有垂涕者。入其幃。靈襯懸一小額。曰。阿呀。欸。註小顛自挽。羣以此僧視死如歸。遊戲人間耳。須臾。遠近吊客畢至。大排筵宴。持杯問。見小顛。大笑而出。

納頭拜謝。衆訝然。小顛曰：此小僧誕期。若請諸君拜生。未必盡來。亦不免落俗套。故翻新樣也。衆大笑。且曰：爾何時再死？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盡歡留數日而散。

劉金門

劉金門侍郎。諱鳳。少年喜飲酒。不羈小節。醉後卽於市上外櫃僵臥。醒復飲。終日醉鄉。士林不齒。一夕大醉。見一人狀貌兇惡。赤鬚眉。昂首街頭。劉阻之。相持良久。其人曰：我本火神。往某家。被爾誤時。刻合是某家福。爾前程遠大。好爲之母自棄也。頃刻不見。劉大駭。酒醒。往某家觀之。正大起房屋。上梁甫畢。賀者盈門。劉入見主人。曰：君家上梁。請何人擇日犯癸惑而不知耶？主人曰：伊曾言不妨。有文星攔阻。劉因述所見。主人大喜。延上座。厚贈而歸。從此歛跡。

家貧。無書籍。詣書坊。借購書爲名。到處披閱。因得博覽。過目不忘。館選後。屢擢至禮部侍郎。放吾浙學政。嘉慶戊辰秋闈。撫軍阮芸臺元。因巡閱海防。奏准以劉代辦監臨。士子入闈。劉所取科試前列者。詢坐號。悉記之。未封門時。士子雲集甬道。劉責號軍。使求士子歸號。主司周蓮塘侍郎兆基。爲劉後輩。試題仲弓問仁。至使民如承大祭。周問當以何則爲中式。劉曰。須冠冕堂皇。小題大做。周諾諾。次日。命號軍呼士子出。閱其稿。卽筆削之。其時門下得榜半焉。報罷。不逞者。懸楹貼於大門。曰。監臨打監軍。小題大做。文宗改文字。矮屋長鎗。並編四書文譏之。破題公劉好貨。天之將喪斯文也。尾結鳳兮鳳兮。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餘遺忘不能記憶。同鄉拾遺陸心蘭言。奏聞褫職。發伊犁。中途經過復亭。題一聯曰。過也。

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又。有。句。云。天。高。皇。帝。遠。人。少。畜。生。多。後。遇。赦。賞。還。編。脩。未。幾。而。卒。著。書。甚。富。惜。散。佚。流。傳。無。多。

續膠

同鄉李生。僑寄成都業機坊。中年而鰥。遺二子。啼哭終朝。思膠續綦切。年餘少許可。一日。有王姓言有孀婦擇嫁。薄有遺產。而人亦溫柔。生欣然。願求一見。次日。王與生偕往。婦年約而立。淡妝素服。吐屬亦極和緩。生見之首肯。王言。婦無須財聘。某處有田頃餘。某處有地數十畝。足以自給。惟膝下無人。擇老成爲終身計耳。越日。生令二子徃拜之。婦相視歡歔。加意憐慰。臨行。又貽珍餌。生大喜。慮隨嫁田產。或是子虛。親詣所置業處。見良田一望膏沃。無可探問。旁有叟賣蔗者。問之曰。此某家產。客何問耶。明日復訪其地。有

嫗賣花生者。詢之。亦以某家對。于是婚議遂決。娶有日矣。王曰。兩情相洽。事固必成。但尙有後言。君其許否。生問故。王曰。彼以數千金之產。憐君誠薦。以終身相訂。又恐爲窶人所賺。若僅賴此產以謀生。則彼失所矣。生自陳家業。王曰。君能自信。彼未必能信。伊言吉期前一日。君親賚白鏹四百金。作幣資。次日卽壓箱原物奉。趙聊以示信耳。許之。至期携銀交婦。詰朝僱輿而往。辰刻門未啟。候之良久。鄰人言昨夜定更。移他處矣。僕從歸告。生大驚。徧索無蹤。覓王姓亦無影響。因思有恒產之家。易尋踪蹟。迨詢賣蔗者曰。我何知底細。前月有人携錢一串。走告曰。此田係某家業。爾在此賣蔗。須加意照察。千文聊助薪水。我謝而受之。底細我不知也。詢賣花生者亦然。乃知設騙局以賺生也。幸生尙有餘貲。不致甚窘耳。

珊瑚餘談卷四

玉册道人著

王觀察

觀察王霞九。朝。豫章人。家僅中貲。同胞二人。兄某納粟入太學。觀察甫成童授室。朝。兄令進磁器鋪學貿易。夫人知詩書。伉儷甚篤。嫂某氏悍而不仁。夫人受其驅使如婢。稍不如意。卽呵斥隨之。慍曰。我與若妯娌也。何以卑我。嫂曰。爾夫兄乃太學生。爾夫乃白丁。爾烏得與我抗行。衡賤人執賤役分也。夫人不堪磨折。自經焉。家人驚救。叩其故。泣而不答。乃函致觀察使歸。夫人曰。婦人嫁則從。夫子年將弱冠。不能爲牀頭人。爭氣。妾何顏覩。爾人世曰。人貴自立。

妻以夫貴。乃分之宜。我從此發憤讀書。倘得一衿一第。較太學生不已多乎。曰。能如是。妾終身執炊。亦無怨色。觀察本聰慧。善讀。從名師。將舊業溫習。寒暑無間。夫人中饋餘暇。紡績伴讀書聲。機聲互相答也。次年冠童子軍。逾年鄉薦。聯捷南宮。入詞林。夫人曰。君成名。妾吐氣兼得之矣。嫂處之大有媿色。夫人操持井臼。勤儉如平時。不以夫貴現辭氣也。後觀察奉命典試滇南。夫人積勞成病。觀察欲引疾不赴。夫人阻之曰。子無然。丈夫策名。委贄父母。不得而私之。况妻子乎。毋以妾故廢王命。含淚而別。迨試畢復命。而瑤臺傾矣。觀察誓不膠續。夫人有侍兒。留之以撫子女。後授濟南府。升雲南鹽法道。奉公潔己。澹宦情。愛藏書。每至任所。後車十乘。盡縹緗焉。

判獄

吳逆之亂。湘南王敞。隨父母携妻避難。中途妻鄒氏失散。不知踪迹。子祁兒尙幼。依祖父竄荒谷。賊氛息。回里。敞廬猶存。荆棘滿目。田業均被豪強侵佔。父某爲名孝廉。遐邇咸重之。告邑宰。爲清理。乃得珠還。內弟鄒章周。聞姊被擄。嫁于滇南李姓。走告敞。欲持金往贖。先是鄒爲婦不賢。敞母因事嘗責之。鄒反唇幾毆姑。敞欲出婦。適值亂作。不復過問。至是聽其所之。不爲返璧計。鄒母愛女切。以私藏令章周贖之。其時敞已聘同邑鄭氏女甫成婚。而章周送姊適室。敞拒而不納。使老媪謂之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烈女守身。有死無二。昔者卿被賊擄。劫原出意外。然卿書禮舊家。當致死靡他。以明清潔。茲已敗節。夫復何言。我家世守青湘。無再婚之婦。

與鄰生死辭矣。鄒悲泣欲自盡。章周控官不理。不得已留家奉母。與敵絕慶吊焉。明年鄭氏死。敵又續娶李氏。結縈之夕。章周同弟某復送鄒歸敵。敵又不納。寄宿于杜姓莊。十餘日。章周弟兄居外舍。使戚好往返說合。不果。鄒進退維谷。悲憤中燒。血絡潰亂。三更後。血湧不止。至旦而歿。章周兄弟痛姊死。詭以敵聽母命。將鄒毆傷致斃。鳴官。敵歷陳顛末。以章周弟兄毒姊圖賴呈訴。糾纏無已。紳士等以兩家世交戚好。聯名籲懇大府處息。檄委某縣宰王仕雲訊結完案。仕雲素有政聲。傳兩造爲之排解。仍令和好如初。案結合邑稱快。其判語曰。審得王鄒氏之被擄贖回。歷今十四年所矣。王敵之不收覆水。起于執理太過。不以遭難失身之故而稍有恕詞。以致鄒章周兄弟欲甘心于敵。并欲甘心于敵之母也。鄒章

周等儼然敵國。起于矯情太過。不以胞姊被擄之故而稍抑其心。以致王儉不以其姊爲妻。并不以其子視之爲母也。十餘年來。經院道府廳。歷審定案。爲王儉者。卽當安置。出妻于別室。令其子。祔兒。任生。養死。葬之事。則不爲儉也。妻者。猶得爲祔也。母然後別娶。茂陵以事其親而並育其子。亦處後權宜之道也。胡爲乎送歸母家。禁絕來往。致繼室鄭氏續膠之會。突如其來。則其參視商讐也。夫有所導之矣。在章周自知姊有被擄之嫌。復有毆姑之事。卽當緩頰開陳。俾其姊長門獨守。以終天年。亦爲不幸之幸。胡爲乎于王儉重婚之日。欲以十四年不睹面之出婦。送歸儉室。以作眼中之釘。謂非兇端啟釁。其誰信之。致鄒氏出。不成出。歸不果歸。歧處于杜大之莊屋。延至旬日。未見夫家作何發落。母家作何調停。

以多病。憤懣之軀。遭此極難排遣之遇。夫不以之爲妻。子不以之爲母。又聞其新孔嘉鼓吹宴樂。有不撫膺而頓足者。非情矣。溘焉長逝。誰云意外之事乎。于是章周以打死告。王敞以毒死訴。夫打死毒死。總非檢驗莫定。然提及檢驗二字。兩姓俱有不忍聞者。試思王敞固是薄情。然不打死于十四年前。而打死于十四年後。且不打死于先娶鄭氏之日。而打死于再娶李氏之時。此何爲者。至章周一孱弱書生也。世無鳩人羊叔子。况毒死胞姊。以圖賴他人乎。且不毒死于王氏之室。而毒死于杜氏之莊。又何爲者。聞王鄒兩尊人。皆名孝廉。不幸值人倫之變。閱其往來筆札。皆痛自悔艾。耻蹈凶終隙末之轍。不意兩郎君者。皆以執理矯情之故。卒至兵連禍結。而未有已也。兩庠諸生數百人。皆仰體上憲盛德。作人之

意與民無訟之心。連名具呈。籲恩激切。細籌此案。止有善處之方。並無強斷之法。王敞之與鄒氏夫婦也。夫婦之誼。或可棄之。而兒之與鄒氏母子也。母子之倫。斷難漸滅。况已及黃泉。猶令無相見也。于理安乎。令祁兒成服終喪。設靈報訃。以盡子情。令王敞擇地下吉。附葬祖塋。以全夫道。王敞但知以烈丈夫事。責之不讀書之婦人。絕不知以孝義之道。自勉以勉其子。發學戒懲。以爲朴教。庶生者不借死者爲口實。而子道又賴夫道以克全也。

郭通判

山左接壤數省。時有大盜。乾隆年濟南殷紳。時失金珠古玩。密訪無踪。捕役隨時物色。于妓館見有衣襟繫漢玉夔龍珮。數日後。又見白玉耳環。嵌以珠寶。并純翠手圈。透水鮮潔。價值百鏹。問之曰。

均郭通判所贈。檢歷城縣所開失單。竟有此贓。詢所贈日期。均在報案之後。心異之。而未敢造次。後值伊老人家人閒談。伊雖貴。家無長物。其日用又甚開展。外無債累。羣私語曰。有間矣。一日大街見郭乘輿而來。持手版。屈半膝。請曰。別駕館于何所。改日叩安。郭見快。捕手版。面如土色。惟點首。唯唯。役見其情形益信。約衆役守前後門。直入登堂。宣言曰。省中竊案層出。某等嚴刑受比。命懸旦夕。聞贓物均由此出。恐內有窩竊之人。欲細加搜檢。請女眷暫避他所。郭言涉吞吐。衆一擁入內。倒篋翻箱。眞贓纍纍。郭驚極。支吾役等稟歷城令。傳諸失主認之。具領而散。郭係南中積猾。所竊珠寶珍異。輒往別省出售。由是富有巨萬。報捐分發山左。不意故智復萌。終致敗露。藩臬會訊得實。具詳撫軍奏聞。吏議從重。纒首。

木人

上海陳姓。偶于河中得一小木人。如和合狀。長尺許。雕鏤甚工。笑容可掬。陳視同拱璧。設座朝夕焚香。所求輒應。日益滋富。一夕入夢。謂陳曰。蒙君崇奉。無以報德。君家道殷實。須得長生。乃可永保富厚。明日某時某處。見有笠而擔者。卽神仙也。求之可入仙籙。陳如教。黎明詣其處。行人甚少。俄有笠而擔者來。陳遮道求度。曰。紅塵滾滾。何有神仙。絕裾而走。陳追及。復哀懇如故。曰。何人饒舌。迷爾真性。糾纏不歇。耶。陳告之故。曰。語汝者卽神仙。天下惟富翁最樂。汝不知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他日悔之晚矣。汝肯以針針木人。臍彼能吐金。汝富可敵國。陳伏地不語。霎時雲氣蒸騰。擔者已杳。如法釘木人。金不吐而木人無靈。拔針血如注。陳大悔。年餘憤

卒。

掉鉢

呂士達爲亡父脩齋七日。南中風俗。懺事送佛畢。諸僧掉鉢。輪流上下。以爲亡靈隨諸佛昇天。遊極樂世界。雖未盡然。徃徃有此。呂年少。諸戚友以爲不如是。不足超度化者。極力聳恿。僧如海以諸僧掉鉢不純熟。力辭。強而後可。無何手法不能中節。觀者譁然。僧告罷。呂不許中止。極力掉之一鉢。忽下落。僧不遑接。而鉢邊鋒適中呂腦。血流不止。中夜殞命。呂母痛子切。以如海禮懺不誠。時與婢春香目成。疑有幽情。誣如海因姦謀害控官。而掉鉢時衆目昭然。証據確鑿。呂母恃孀狡展不休。刺史胡貞巖猷昇以呂士達脩薦亡人。而以掉鉢爲戲。事佛爲不虔。事親爲不孝。已有可死之道矣。

如海力辭。而士達不允。則如海無弄丸之技。而操舞劍之權。鉞鋒上落之時。適中士達之腦。亦如海所未能計及也。繩以誤殺之條。罪已止矣。而以案外暗昧之事。故爲鍛鍊。當先起士達于九原。治以不孝不虔之罪。案遂結。其母猶思上控翻案。夜夢亡者告曰。逆子不孝。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樂鉞之擊腦。我爲之也。汝猶護短。健訟乎。禍將及汝。乃止。

賽茹遷

同里趙生。性倜儻。夏日於茶社。見一少年穿半臂。汗流浹背。揮扇不止。生曰。絳雲烘日。袒裊何妨。子大汗淋漓。揮扇而不解衣。奇哉。其人笑而不言。他日又遇之。自言茹姓。河南人。有豪俠氣。在城南開設米肆。因訪友。常過此小憩。趙與談許久。暑盛。復勸其解衣。茹

見左右無人。袒而視之。肩有痕如錢者三。曰：「因此不雅觀。」故大暑不解衣也。趙問故。茹移茶具于靜僻處。曰：「言之甚長。借此消暑。亦無不可。」僕少年不務正業。習擊刺。離地躍數丈。同侶呼爲「賽茹」。遷飛檐走壁。金銀財寶。取之可如寄。從不破案。而積有千金。因山西富室甚多。黃家尉遲家尤著名。裹糧而往。月餘。至黃處。外如小城。墻垣峻甚。堞樓三四處。巡邏十數人。住房數百間。迴廊曲徑。極富麗。庫有七進。高其閉。閤夜間先于半里許。關帝廟華表柱。覘其大概。次夕越垣而入。庫門內有沒奈何二十餘個。皆重千觔。白光耀目。庫中東西盡大鐵櫃。高與人齊。長丈餘。寬五尺許。前後門啟。不閉。寂無守者。竊思遠道而來。不獲珍寶。枉此一走。至第七進。簾櫳精細。西廂有微鼾聲。撥門入。陳設雅潔。而絕類繡闥。異之。離壁有。

榻懸紗帳。舉視之。女郎驚覺。啟帳由後而下。聞鏗鐙聲。急走。女郎尾之。甫至庫門。欲踰出。飛父中肩創甚。隨父而倒。女郎曰。昧死強。徒外庫。不少金銀。大膽敢入老娘臥室耶。爾能上天否。不得已。乞命曰。初次姑宥。再來不赦。給葯敷傷處。痛旋止。復踰重垣而出。狼狽回里。遂改業焉。

豪飲

同里孫太史某。爲滇南督學。詩酒自豪。臨睡飲大杯二十盞。看書寸許。每宴會。衆顛倒。而孫無醉容。聞總戎某量甚宏。生平未遇勁敵。一日遇于撫。解吐屬風雅儒將也。設筵邀之。無外客。家藏海螺杯二。各盛酒一觔。令家人置大筒于席前。飲一螺。添一籌。自巳至酉。籌添纍纍。總戎亦覺陶然。興席告退。命僕數之。三十六籌。曰。今

集尙覺酣暢。卜日再領教也。長揖致謝。上馬揚鞭而去。其時日西。匿孫和衣。睡酣甚。比醒。燈火熒然。聽譙樓甫起。更呼僕曰。我覺沈睡久。纔頃刻耶。曰。主酣睡一晝夜。奴輩不敢驚擾。今已次夕矣。曰。余醉矣。使探總戎。猶未起。次日探之亦然。三晝夜乃醒。

姨丈孫春臺在京見一人。冬日飲膏粱。燒十觔。以牛油燭下之。飲畢危坐。曝背。人問之曰。酒力薄。晒之俾助興耳。○鐵侍郎保督三江。司道請瞻園賞花。吸紹酒二百杯。無酒意。方伯曰。黃酒力薄。換燒酒何如。曰。好。復吸二百杯而罷。人呼爲鐵酒缸。

鬪技

遊擊某精步射。分寸不易位。夏日呼待詔脩容。蠅集頂上。待詔以刀砍之。身首異處。墮襟上。如是者三。摸頂無傷。而汗流浹背。曰。爾

刀法精妙如此。蓋觀我箭法。待詔曰。願承教。遊擊詣箭道。設高椅。命待詔坐。命呼兩兵按之。曰。毋稍動。吾將以爾爲的。待詔籲曰。小人無罪。游擊不應彎弓射之。箭翎從頂上擦過。三箭皆然。待詔面無人色。狂呼求罷。游擊笑曰。我箭法比爾刀法。竟何如。

郎中

郎中某淡于宦情。酣詩酒。落拓都門。一夕夢父諭之曰。爾前此官星未動。無論拙于謀求。卽奔走亦無益也。某日須僱車一走。勿忘勿忘。醒而異之。曰。向無繫援。豈一舉所能得。笑而置之。次夕復入夢。曰。兒不聽我言。終身淪落矣。將妖夢置之耶。驚而覺。至日買車赴闕。入朝房。相國某一人在。進而長揖。相國誤會其行大禮。趨而止之。珠爲郎中踣住。撐而起。線斷珠散。滿地忽傳。召見倉猝無措。

郎中急以己珠爲挂其項。相國怒曰：何處莽夫冒昧乃爾。某以姓氏科第告及陞見。上問某處知府缺出。須內放。必精明強幹者。方可勝任。卿平日物色有得否。一時門生故舊姓名茫然。惟郎中某了然可記。奏曰：某郎中練達精細。克稱斯任。及退。故舊羅列在心矣。返故所。珠已完璧。郎中謝過。遂以實告曰：爾官運動好自爲之。員外某傲世不恭。時和相珣權傾中外。一日同在朝所。某短視帶鏡。友從旁小語曰：某中堂在彼。帶鏡不恭曰：安在。指其處。帶鏡諦視之曰：好腦袋。倘肯爲我請安。斟酒好賞。四吊大友色變。走避。和早見之。問左右曰：何來。跋扈兒大膽。乃爾。左右以告。恨刺骨。思有以報之。俄頃召見。上問某道繁劇。爾意中有人否。盛怒後茫然。上復問以某員外可稱職。奏之。同附一笑。

吳衛淇

同邑吳生衛淇。精技勇。豎一指。數人以帶曳之。不能屈。以兩指捻青錢數十文。精壯漢。以繩繫錢。捧之不能動。然循循規矩。惡言疾色。不輕加人。不知者以爲懦弱長者也。一日河南拳師訪之。生謙辭。再四不得。校技于祇園寺中。觀者騎牆緣樹。疊背挨肩。先比刀械。後徒手搏。生乘隙以指抵其脅。師知之。斂手曰。改日再見。退謂其徒曰。我已中吳生暗傷。急備棺殮。徒憤甚。欲爲報復。曰。無濟。我必有以報之。言已而逝。生嚴防之。數年消息杳然。後十餘年。河中一童子。駕小舟。裝丁香蘿菴。市人競買之。生亦携筐購數觔。秤不足。責之。童佯爲不知。生自入艙。手檢蘿菴數枚。益筐。童子怒曰。客貨也不告而取乎。掇其臀。擲諸岸頭。鼓櫂而去。生目眩頭暈。蘇而

起歸家語其子曰。十餘年事發矣。童子爲某拳師。後身筋骨已傷。不可活也。備棺衾而卒。並遺命勿讐。

駱生

同鄉駱某。舉進士。以縣令來川。居京時。不入梨園。友人挾優。則正色規之。不聽。割席絕交。共呼爲老道學。入蜀次年。署南部事。同寅以楊姓薦爲廝僕。受之。楊伶人也。工諂媚。公餘改裝。雲鬢艷服。低唱淺斟。生惑甚。授以司閤。楊大作威福。夫人某氏勸戒之。反目凌辱備至。經焉。上憲聞其事。拘揚問訊。生不忍別。含泪賦詩送之。沈著懇摯。極言其忠能任事。爲之訴屈。有危坡盲失相。中道母離兒之句。歎識某親筆。爲異日相思據。上憲以溺職奏聞。褫其官。生始終無悔詞。

世有兩截人之說。駱生其流亞耶。或曰。生捧檄時。夜夢老者告之曰。子甫蒞仕版。諸未諳練。其能襄治者。非宏農子不可。醒索戚好。並無其人。次日得楊喜符夢兆。寵愛有加。叔孫豹號牛。其類是耶。

麻布衫

渝州伶人某。曾于京師入春臺班。色藝雙絕。弱冠獲巨貲。回籍。供奉豐厚。顯者炫其名。或令演一劇。或佐觴。必重賞而禮貌之。伊身有癬疥。雖隆冬。必以細麻布爲袒衣。羣呼爲麻布衫云。一日有巨商抵埠。寓于白象街。鋪陳僕從都麗。問店夥云。此處有無優者。侑觴否。因以某對。招之一見。歡甚。卽留飲。商善音律。精絲竹。席罷。命僕取錢十串。走送之。曰。聊作輿資。越日復招之。所貽如初。一日忽

有人送書來。商閱之。拍案大怒。曰：此人太不懂事。既而蹙額曰：事已如此。奈何。某詢所以。曰：我自蘇廣置貨。裝載巨舶若干。身先入蜀。留夥某。壓運。運費富有。今某夥在漢口添置貨數千金。應清船值。欲在渝給發。試問我。初次來渝。人地生疎。將來船戶鼓譟。作何安頓。言已。拍案不止。曰：清船價數約幾何。商輪指曰：非三千金不可。曰：容代籌之。商大喜。曰：爾能爲我解圍乎。是。否。戲。言。曰：非。戲。也。商命僕重整杯盤。開懷暢飲。次日。如數與之。商曰：遲我三日。料理後心事也。三日後。過廐。主人以商下河未歸。至河下遍訪之。並無商貨船。返廐。主人言如前。臥具猶存。而人杳矣。

某令

蜀省某縣令。操守廉潔。而賦性拘泥。褊急。蒞任數年。殤數子。憤極。

疏于府城隍神。其略曰：某讀書通籍。居心行事。不敢妄爲。某年部選。承乏斯邑。清風兩袖。不名一錢。罪疑惟輕。哀矜勿喜。茲者家道踰蹙。中年喪子。未知有何罪辜。遭此天譴。神與天近。望曲賜矜全。指示一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云云。數日。夢一偉丈夫。衣冠甚古。拱手曰：足下居官數年。雖無劣跡。亦乏善狀。何得操約望奢。牢騷滿腹乎。譬諸婦。有四德而貞節不與焉。不貞之婦。雖有德言容工。無所用之。不足道也。若僅僅不失節而不孝翁姑。不敬夫子。一味橫悍。曰：我一生無瑕玷。能事盡矣。人其奈我何。則聞者未有不掩口笑也。爾讀書明理。第知不名一錢。而蒞任來絕無實政。遇事拘執。任性妄爲。指不勝屈。苦不自知耳。曉曉何爲。令悚然延之上座。拱手聽命。曰：不才初登仕版。諸事未諳。頓聆高談。頓開茅塞。備蒙

不棄。乞道其詳。曰：君解人也。何勞饒舌。爲政之要。無非興利除害。凡不便于百姓者。隨時更張。數年蒸蒸日上。理焉。然蜀有一敝政。爲足下告。蒙莊謂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天下皆然。蜀爲尤甚。殺人放火。罪大惡極者。上下狃于罪。疑惟輕之說。曲爲廻護。稍可未減者。無不巧爲掩飾。以期免勾。緩決而使酒爭角。追逋小竊。諸條重責。後動輒羈卡。夫卡私設也。名爲外監。上下相蒙。最爲敝政。日給薄粥兩餐。而斗室擠數十人。穢氣蒸騰。易染瘟疫。有不死之監。而無長生之卡。南面者恬不爲怪。熟視若無覩焉。于心安乎。其故由于富者欺貧。強者凌弱。索逋不遺餘力。比較鎔銖。而遇鄰里之饑寒交迫者。尤酷刻無狀。拾一瓜竊一草。均曰盜縛。而送官。痛加撲責。置之卡。瘼斃而後快。大爲川省虐政。爲宰者不爲整治之。元氣剝

喪莫此爲甚。積久行之。焉得善報。非不知。若輩釋放後。必至合邑。以爲縱盜殃民。然若輩既無恒產。又無恒業。妙手空空。除偷竊外。無以爲生。釋而復犯。徒藉衆口矣。必使稍能得所。不致復萌。故智是在賢令。尹調處有方耳。隨時變通。非更僕所能舉焉。語畢。拂袖而走。方牽衣再問曰。書歿何膠柱也。令失足跌地。聞雞聲喔喔。捫心慄然。如開雲霧。于是礪精圖治。痛改前非。竊思亂押最爲敝政。神言固非妄。亟提卡犯之精壯。向有恒業而乏貲本者。酌助之。從寬保釋。其向無本業者。集邑中之編竹器織草屨者。給工食招之。癖中使教諸犯數月。藝粗成。減價發市。沽之。先爲添其衣履。繼以所贏存作資本。逾年。諸犯手技皆精。欣欣向善。令坐堂皇諭之曰。我前此失于教養。致爾等迫于饑寒。輕罹法網。我之過也。茲爾等

各有手業。溫飽可圖。每人給青蚨若干。聊助資本。從此各安恒業。毋得再蹈前轍。倘仍惰其四肢。不知自愛。重犯三尺罪。不容誅。勉哉。自新有厚望焉。諸犯感激涕零。稽首而出。從此政聲藉藉。家運亦順。適改觀。期年舉一子。豐厚秀慧。大吏聞而器之。晉階刺史。一夕。古衣冠復入夢。撫其背曰。孺子可教。然爾祖德未厚。是以長膺疾病。官愈尊。則整率愈難。周不如引退。留遺福于後人。爾有此數年成績。天心庇蔭。方未艾也。遂如教。子能讀父書。知義方。弱冠連捷。得館選。官至撫軍。令就養觀政。猶未杖朝也。惜言者忘其姓氏。

方鞞

同鄉沈生。習法家言。遊幕西川。廣結納。門多冠蓋。出必乘輿。脩邊幅。衣冠方鞞。同儕呼爲沈方鞞。一日。生他出。同寓戲以將軍名片。

置案頭。生歸見之。訝曰：將軍也。而謁誰耶？友曰：舍君其誰喜甚。次日答拜。將軍以事辭。署簿而出。越數日謁之。辭如故。生以事冗原之。凡逢年節壽誕。必親詣署名。忽有部放順慶府某守抵蜀。出都日。封翁以某將軍總角至好。諸事悉令求教。毋忽也。守奉命惟謹。迨晉省稟見將軍。詢以蜀中風土人情。將軍爲畧述梗槩。後以幕府需人爲請。將軍茫然無以對。凝思久之。曰：我閱人多矣。無如沈先生者。屬記室以名號里居示之。守如教。相見甚歡。極言將軍欽佩。果州褊小。尺水不足容吞舟。不識肯屈駕否。生謙讓唯唯。次日詣軍府致謝。仍不見如初。果州住數年。囊有餘金。守內用。順流東歸。究不知將軍何以器之深。而終不得望見顏色也。

吞石

先君子于丹陽道見有作幻術者。諸技甚精。後携一巨囊。石纍纍。小者如卵。大者如拳。如香椽者。如西瓜者。不一而足。術者先取小者吞之。漸次吞大者。到口一拍。卽下。咽喉間作梗塞狀。後捧一大石子。自語曰。吞石須用口。石較口大數十倍。如何好盤旋。良久忽一捻。盡力拍之。頸粗于頭。格格久之。坦腹示衆。如五石瓠。磊落不平。摩之堅如鐵。步履蹒跚。杖而能走。須臾吐出。疾而有聲。堆地高數尺。涎水淋漓。觀者驚詫。

珊瑚餘談卷五

玉冊道人著

黎青天

安徽某縣令。黎姓。清廉勤慎。有青天之稱。除暴安良。狡猾斂跡。鹽商高姓。風雅自好。不與衆商伍。黎樂與之遊。亦止談風月也。黎因公入都。半年始回任。見離城數里。新墳巋然。問之。役曰。高鹽商死數月矣。此卽高之墓也。旋以香紙往唁之。家人以暴病對。未經醫葯。語涉模稜。怪之。徧詢相識。初無異詞。黎改裝潛訪。一日。因風雨迷路。趨一村。荒僻殊甚。因天黑雨稠。聊圖棲止。由小巷曲折而入。叩門投宿。一老嫗出問客何來。我家華門圭竇。不足以駐高賢。

况家無男子。盤殮亦頗不便。黎曰：孤客迷道，不辨西東，願求促膝地，以避虎狼，非敢有他望也。媪曰：觀君狀貌，固非暴客者。流然老婦，有子未歸，性躁急，厭接生客。若留而逐之，則獲罪滋甚矣。黎固請媪曰：老婦有弟某，嘗言來省視，弟與君形貌略同。我子向未曾見，無已，君僞爲老婦弟，也可。黎諾之。俄頃聞搗門聲，媪啓關，一少年豹額蜂目，輒問座上何人。媪曰：是兒舅也。少年振衣入拜，意頗恭順。復出門沽酒食，鮮魚時珍，亦甚豐腆。黎曰：自己戚好，何用張羅。曰：與舅遠隔河山，未通音問，甥之罪也。老母望舅來，兩眼欲穿，荒村市遠，無以速長者。奈何。黎曰：觀吾甥好身手，現操何業。供堂上甘旨乎。少年忸怩面赤，曰：事固不可以告人。至戚若舅，不敢不以實告，作無本經紀耳。舅勿笑也。俗以盜賊爲沒本錢買賣，故諱

言之也。黎曰：英雄未遇屠鈞，亦屬尋常。然非其有而取之，未免傷廉。吾甥改之，其可。曰：甥所取皆不義之財，供甘旨外，分卹孤寒，尋常綠林豪甥，不屑與同年論。黎曰：城中富室，想必均蒙一顧。聞高鹽商頗有富名，未識其爲人何如。曰：高商已死矣，其死不明。聞邑侯與之交好，欲爲雪冤。此事惟甥知之。伊家丁未盡悉也。黎曰：長夜無聊，藉此可破岑寂。况我非本籍，是非均不與聞。曰：去年八月中，爲高商生辰，是日賓客盈庭，簫管雜奏。上燈時，酒闌客散，其妻楊氏備家宴爲之壽。妻有表弟蔣姓，亦在座中。二更後，高頽然沈醉，妻忽與蔣姓以大黃鱔由口灌入，用火燒其尾。鱔直鑽高腹，頃刻間，高撲地亂滾而斃。時甥正經其處，從瓦隙窺之。後聞以暴卒告親友，草草含殮，可惜高商如此富豪，頓遭橫逆。迄今聞邑侯斃。

空查訪杳無頭緒。此事欲知底細。舍我其誰。黎以夜深爲詞。滅燭就寢。晨起。黎曰。此地離城幾何。曰。不過三十里。黎曰。煩吾甥相攜進城一遊。少年難之。曰。甥足不履城市。何妨煮酒作竟日之談。黎曰。我來此不易。不入城。無以誇示鄉里。強之。將至署。里許。少年堅不肯行。黎曰。俟我茶肆。我一覽可耳。黎進署。卽飭幹役喚之。少年惶急。不知所之。伏地大呼無罪。黎令舉頭一認。少年大窘。不覺呼舅。黎曰。爾昨宵之談。照供無漏。否則有刑。命吏錄之。稟上憲。啟棺檢驗。腔血模糊。鱗尾猶銜屍口也。先是商妻未嫁時。與蔣有私。嗣後交好甚密。商未知之。拘各犯訊問。一鞠而服。一邑頌神明焉。賞少年銀二百兩。令改業。卒爲善士。

扶乩

同邑吳生將出省謀食。茫無所依。聞前溪有扶呂祖。乩者。往虔誠密禱。曰。弟子粗識之。無未登仕版。茲者仰事俯育。囊空無資。大仙指覺迷途。何方可以覓食。伏乞詳示。祝罷。俄而乩書曰。月明星稀。烏鵲北飛。繞樹一匝。何枝可依。莫名其妙。竊思青浦有舊相識。且在北方。姑買舟一遊。有友爲之薦河廳記室。一言而成。居停。則何姓也。

紀夢

姨丈孫春臺。年逾古稀。病篤。家人環守之。一夕忽酣睡。鼾聲大作。良久欠伸。曰。憊矣。食粥一甌。命家人曰。十日內休防守。無患也。詢之曰。頃夢出門。約四五里。過一橋。蒼山長橋也。行里許。生平所未經者。昏黑不辨天日。忽有三羽士。每人提一燈。火光如豆。一道士

回顧曰。此路有往無來。君尙有十日限。何急耶。懼不敢前。回首來路。黑漆不知所之。一道士以燈導之。復至長橋。曰。此去無誤矣。小憩。有素識姚姓亦坐石欄上。未與語。掉臂而歸。蹊逕猶可記也。次日使人探姚于昨晚定更候死矣。孫丈至期果卒。

嘉慶甲戌夏。余二嫂施氏產後病卒。遺一女。仲兄虛舟恐先慈覩女思婦。以姪女寄乳于鄉。次年夏。余忽夢村落。見嫂便服獨行。余怪之。曰。嫂何往。曰。往某村看女。倉猝而走。醒後以亂夢無憑。不爲意。明日乳媪忽抱姪女來家。問之。曰。痢不甚劇。村野無良醫。不教服藥也。余曰。此女不久矣。述夢。家人不信。越夕果殤。

吳太史逸事

同里吳方伯名時亮。明鼎革時家居。其時族中丁戶疲敝。房屋大

半歸于方伯。不憚脩葺一新。聽人回贖。無佔据意也。有族孫光宅最宏敞。亦歸方伯。時光年未及冠。預署其券。曰他日必贖。方伯見而笑曰。吾祖宗創業維艱。不料世業彫殘。壞崩棟折。一至于此。我不憚爲脩治之。惟願爾等異日珠還。亦一大快事。爾果能讀書成名。得鼎甲。吾願讓還爾屋。不取值。光曰。長者之言。信乎。請筆之。爲日後之券。方伯卽書其語于宗祠壁。無何光舉賢書。次年連捷。得探花。捷聞。方伯正與客手談。僕馳告。方伯慨然曰。孺子果能如願。償我言出于口。庸可食乎。卽移家讓之。先是光之封翁某。家碁窳。命光從師肄業。年終。至不能具脩脯。不得已將祖遺田畝許售去。燈下。命光屬對曰。教子不留田。半畝應聲曰。養親自有祿。千鍾迄今傳爲美談。

大學士金之俊。乳名阿德。居曹村。其鄉富人大興土木。封翁貧乏不能自存。夜夢路人語曰。今某家爲阿德上梁。盍往一觀。驚曰。阿德我子也。烏得有此醒語。夫人夢同。迨學士貴。富室中落。不自給。售而得之。夫婦相視笑曰。夢驗矣。

徐君青方伯。名有壬。其先蕭山人。二十七世祖字雍夏。贅於歸安沈氏。遂家焉。對門某姓。構造房屋。遇雍夏而不禮焉。自矢苟得志。必購此屋。後果泛海獲利。時某姓以新屋常有怪異。秘之一日。某家慶大排筵宴。忽聞空屋中厲聲曰。此非爾屋也。狂奴焉得如此。燈燭自滅。一座膽碎。次日急召售主。雍夏以賤值得之。因某姓不利。追查上樑月日。偶犯土星。以石接柱。升尺許。平安無他異。

七月十三日

余姻丈費葆元。挾申韓術。游數省。年六十餘。倦而歸。家僅小康。種竹蒔花。亦甚適也。嘉慶乙亥春。忽夢舊主人某廉訪。折簡招之。相見歡甚。握手曰。以我兩人數年。管鮑交。何一旦棄我如遺。聞君退守珂里。花鳥怡情。樂亦何極。僕奉命秉臬滇南。意欲重聯。舊雨再叨雅教。何如。曰。僕齒衰子幼。况滇南萬里而遙。水惡山頑。僕羸老不敢從命。廉訪曰。容徐圖之。請移玉進膳。至一軒掀簾。見壁上有大端楷一行。上下不甚瞭然。中有七月十三日五字。明朗耀目。瞿然覺。自思廉訪業已物故。此夢不祥。先于七月初。徧邀親友。曰。我命延旦夕。且與諸君作十日之歡。至十三日竟無恙。喜曰。雖不能逃出鬼門。尙有一年之限。明年預置身後事。自譔祭章輓聯。復

邀親族如初。至期無疾而終。

金甲神召

族姪保初。嘉慶甲子科。登賢書第二。次年北上。至清浦。病篤。遺囑諸弟。洋洋數千言。並有金甲神召我之語。又畫蟹扇寄贈。鄭夢白中丞祖琛。並題句云。一副金相玉質。兩螯明月清江。擲筆而逝。夢白哭以詩曰。黃童才貌譽無雙。百戰詩城氣未降。不信玉樓金甲召。竟乘明月渡清江。

保初淹經史。富詞藻。與弟保和。均見賞于阮芸臺相國。保和于癸酉選拔入都。未幾殂謝。兄弟懷才不祿。士林惜之。

五牛過門

前明相國朱文肅公。名國禎。烏程人。爲諸生時。有先達某。負知人

之識。借延師爲名。試以對曰。滿城桃李。問東君誰是先生。文肅應聲曰。合座星辰。惟北極堪稱主宰。先達聞文肅夫人端莊靜一。囑伊妻命僕往請。其時文肅出門。夫人方澣衣中庭。從容答曰。婦人一行一止。必待夫命。勞爾上覆主母。請俟異日。次日知文肅在家。又往請。許之。釵荆裙布。與翟芾周旋。若無覩也。先達設盛饌。款待甚厚。酒半。使侍兒斟玉壘爲勸。失手落地。酒灑夫人衣。夫人面不改色。先達決其伉儷必大貴。爲相。其門戶休咎。略改方向。改之日。有五牛過門。爲入閣之兆云。

湖州詩錄

吳興詩。沈歸愚宗伯。探入別裁。遺漏良多。後阮芸臺相國撫浙時。探入輜軒錄。富矣。烏程戴太僕蕨塘。踵竹溪沈氏詩摭之例。欲

續探全湖之詩不果。因作吳興詩話十六卷付刊。烏程陳无軒廣文焯留心掌故者。品粹學醇。立志選一郡之詩。辭官後得九百家未刊。而老病喪子。鬱鬱而終。遺書散佚。道光十年。烏程鄭夢白中丞封翁柳門訪得无軒舊本。又續增三百家付梓。名爲湖州詩錄。大觀也。工竣各設位爲疏祭。是夜啾啾唧唧天明而止。近年湖府教授許君正綬又徵刊本朝全浙廣文詩選。補錄中所未備。洵士林盛事也。

一千二百餘家中。臺閣少而山林多。一生無可表見。僅托之于詩者。我恐其十九也。柳門踵无軒之志。廣而成之。厥功偉矣。夜臺有知其能不啾啾唧唧感謝也哉。

鴛鴦木

同里孝廉某。隱其姓。富文藻。美丰姿。術數音律。無一不精。弱冠選拔。次科登高魁。買棹北上。送之者。咸謂會狀可必也。婦叔南河帥。入謁之大喜。作十日留。諸廳官亦素仰孝廉才。爭爲設劇。以得交爲榮。清浦名妓最多。月夕花晨。淺斟低唱。非孝廉不歡。孝廉工書畫。酒興亦豪。一時文人有紅粉兩行。齊鵠立。惟求一曲。顧周郎之句。無何試期將屆。渡河僱公車者紛紛。而孝廉忽患疹。玉樓牒召參朮無靈。孝廉亦自知不起。以素絹丈餘。伏枕作家書。一字一珠。一珠一泪。詞氣雖豪邁。磅礪而字。則欵斜頽放矣。書畢。投筆而絕。河督聞訊。馳至。撫牀大慟。清浦用柳木棺。無美材。使幹僕持百金。赴維揚。購得一具。飭役督工匠。以千金賄役。欲以木對開爲兩。役許之。河督親視含殮。閱其櫬。察知役舞弊。怒甚。杖役幾死。而無可

如何徒呼負負也。初孝廉泊舟處。上有畫樓。迺大賈居眷屬地。賈有女及笄。才貌絕世。欲相攸而難其人。見孝廉少年登科。未知其已有室。日常注目窺之。不覺心動神馳。孝廉時亦相與目成。後聞孝廉卒。抑鬱成疾。不數月沒。父母愛女甚。欲厚殮之。購材絕少。佳者聞有揚州來一木。紋質堅細。以百金購得。識者知爲孝廉贖木。對開所遺之半也。清浦謂之鴛鴦木。迄今猶嘖嘖人口云。

玉合砂壺

余友于骨董鋪得一玉印色盒底。無蓋。古色斑爛。漢物也。愛如拱璧。配以紫檀蓋。寶石爲頂。一日舟泊南潯市河。晒于篷背。有他船過者。猛觸之。忽墮于水。懸賞令泅人索之。忽得一玉蓋。奇之。令再索。遂得原物。配之。大小形色無少參差。喜曰。破鏡重圓。事固不虛。

也。作銘記之。又嘗于肆中購一沙茶壺。古鑿古式。不拘紅白茶泡之皆有異味。珍惜倍至。一日自携入齋。偶失足仆。壺蓋落地。鏗然不顧而嘆曰。物既不。完。古亦何有。以壺擲于墻外。僕拾取。蓋固無恙也。笑曰。壺已棄矣。命僕碎其蓋。俄頃鄰人送一壺來。言擲于草堆上。尙無缺損。恨其蓋已破。並碎之。百年之物。成毀有數。奇矣。

題壁斷句

道光庚寅春。赴山左。泰安驛店中有題壁者。字如斗。墨跡淋漓。筆亦遒勁飛舞。詩云。一卷陰符六石弓。身騎匹馬走西東。黃金到手揮如土。白髮盈頭老似翁。塵世幾人驚臥虎。君土何日夢飛熊。惜結句遺忘。

楊妃降壇

山左某生世家子。家有園林。極雅潔。集諸生作文酒讌。嘗夜靜扶
乩。問科名休咎。一夕乩忽大書。唐楊玉環赴瑤池。便道一臨。言宮
中事甚悉。明日復然。諸生戲祝曰。某等下界庸愚。生千載後。每思
回頭一笑。六宮無顏。想閉月羞花之言。必非文人。讐語。願覩仙容。
以洗塵目。不勝股栗待命之至。禱畢。乩書曰。妾以陋質。蒙上皇眷
愛。寵冠六宮。上皇復召學士李白。賦清平三章。獎飾逾恒。自慚形
穢。太傅白居易。以妾馬嵬物化。長恨成歌。不知神仙升天。亦幻形
解脫。此老所見。不亦迂哉。尤恨好事者。以賜金錢。洗祿兒。任意污
蟻。是誠何心。文人口孽。應入犁塗獄矣。諸君雅號。通才望。掬西江
一勺清波。爲妾洗此羞。毋令千載下。輕薄子。引爲談柄。妾之幸也。
乃拳拳請見。意欲何爲。妾不過與諸君結文字緣耳。久厭塵囂。君

母辱命。固請之書曰：明夕俟我於庭。其可。諸生狂喜。掃徑張燈。以待三更。後遙聞仙樂。繚繞。妃冉冉自天而下。諸生羅拜。訖起而平視。見翠鈿雲鬢。低眉鵠立。諸生私付曰：千秋艷語。半屬侈談。今覩玉環丰采。亦甚平平。正凝思。間妃忽振袂而入。滿座淒風。燈火盡滅。羣脫帽。落烏。互相撞擊。秉燭遍索。妃已直入內室。觸物而倒。遍視之。則一僵屍也。大駭。莫知所措。聞門外大譁。人聲鼎沸。問其故。乃同里有少婦。死而未殮。三更屍忽走。逐之而飛。不知所之。生呼入視之。卽所失屍也。昇而歸。

喇嘛

京都靴鋪一夥。患發背。背盡腫。呻吟達于戶外。喇嘛過之。問故。入視之。曰：可醫。命徒取一大銅鍋。有銀圈十數套。用葯煮之。先以極

大者圍其疽。次者從裏套之。疽隨套隨收。至最小者。稍寬于錢。疽墳起。寸餘。紫紅色。曰毒在。是以佩刀割去。敷以藥膏。謂之曰靜養。三日愈矣。不數日。平復如常人。

櫃頭墳

埭溪某。貧而介。生二子。甫弱冠。某忽病歿。無以爲殮。二子百計。張羅親戚。無一應者。撫尸號咷。懊惱欲死。其母曰。爾父一生耿介。與其求人而厚殮。不如無求而藁葬。化者有知。當亦無憾。家有長櫃。可鋸爲棺也。不得已。遵母命。天未曉。弟兄將昇之。義塚坎而掩之。至山麓。重若干鈞。壓肩不起。稍憩。仍如故。默祝曰。大人愛此地乎。詢樵人。此地誰家業。則曰。君祖所遺之荒地也。邀堪輿視之。曰。良吉。平安發丁。溫飽長久。其向亦對生方。無須更動。掬土葬之。嗣後

二子成立。家小廉。數傳得百丁。均堪溫飽。如地師言。邑人呼爲櫃頭墳云。

山陰生

山陰某貿易營生。自滇南歸。數月後。復捆載出門。絕無音耗。其妻有中表蔡姓。因某遠遊。時往來其家照料。實無他也。鄰里以某出門後。蔡來去更頻。疑之。一日村外井中得一屍。頸有勒痕。面變無可認。衣履與某出門時相類。令其妻認屍。信疑參半。鄰人以屍有傷。疑其妻與蔡謀害。洩其事于官。勘驗。拘妻與蔡嚴訊。堅不承。官以重刑迫招焉。悉置之法。令于是有能聲。大府嘖嘖獎之。益願盼自喜。越二年。某由滇南繞道。自粵西歸。離家五十里外。見道路老少奔馳雜沓。問之曰。某村。今日演新劇。盍往一觀。某遂隨往。既至。

劇場須臾見優者道姓名訝曰何其與我姓名暗合乎又一旦脚
艷裝出妖冶異常自報名卽妻之姓氏也俄而與妻作別妻與蔡
調情猥褻不堪言狀迨已返家詰妻奸情妻抵賴旋與蔡商同謀
害及現魂報官勘驗拷問處決無不畢演人海人山萬口嘖嘖某
瞿然曰我其夢耶邁步回家見景物荒涼門庭蔓草其鄰右見者
罔不狂走大叫有蘇姓者素膽壯捐而詢之知非鬼于是鄰里團
聚縷述其故某大駭趨府擊鼓守大驚亟傳令至署令窘欲重賄
息事某不允赴省控大府鳴冤而罪人已決無可如何叅令各承
審官咸依律議處

武連土地

劍州武連驛有巡檢署甚敞少尉卽同鄉嚴小符也花木滿庭綽

有清趣。署東偏有圃。地與署掄。小符命園丁種菜蔬瓜菓。閒則課之。中有雙梧。枝葉繁茂。蔭橫畝許。園丁惡之。將縱斧焉。小符夜夢老者。偃僂前揖。曰。久承樾蔭。叨庇良深。廨旁古梧兩株。數百年物也。不惟老夫蒙其庇蔭。卽明公之頻年安穩。亦未始不賴其幘幪。聞園丁惡其繁蔭。欲爲剪除。貪微利而貽大害。君何取焉。醒而異之。坐以待旦。急至圃中。旁枝已削去其半。根本未動。告以故而止之。中有土地祠。觀其像。與所夢者符。因拓其祠宇。圍雙梧于垣內。以碑記其事。余夏日由劍陽過此。青翠欲滴。樂而忘暑。賦二律贈小符。

猷僕

李蒼崖。蜀之犍爲人。其兄某爲天津令。蒼崖爲之經理家務。署中

房屋少爽塏者。二堂後有樓三楹。高爽。欲移榻于此。前任廝僕。以此樓常有怪異。不居。眷屬對蒼崖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僕被居之半月。僕輩以後院有黑氣。常浮於草上。私相偶語。李置之不問。一日晡。蒼崖攜書坐階上。見茂草無風自動。久之。有蒙茸物自內出。叱之。則署中兩黑犬也。笑曰。疑心生暗鬼。徃徃如此。其兄以此樓不吉。合署視爲畏途。且出入不便。堅令移榻。蒼崖不得已遷于二堂之東。其樓夜無人。居書爲縫工師徒成衣處。數月後。縫工外出。回署。見其徒縊于西廂內。救之已無及。于是錮其戶。少人跡焉。蒼崖有僕某。蜀人也。其時中秋。月明如晝。忽然傷感。悽然曰。月是故鄉明。家貧親老。身羈籬下。對月躊躇。萬感交集。信步至二堂後。曲徑迴廊。花木叢雜。自忖曰。居此年餘。不料有此勝境。瞥見麗人。

數。輦。翹。髻。艷。裝。眉。目。如。畫。竚。足。間。忽。聞。內。微。吟。云。月。到。中。秋。分。外。圓。可。憐。故。里。路。三。千。玉。人。可。是。同。心。者。天。上。嫦。娥。笑。獨。眠。吟。罷。瘦。笋。扶。欵。翩。躚。入。內。尾。其。後。珠。簾。半。捲。門。閉。不。得。入。窺。之。陳。設。華。麗。美。人。招。之。以。手。令。伊。由。門。隙。進。戶。外。徬。徨。進。退。維。谷。忽。聞。人。呼。曰。在。是。矣。轉。瞬。間。覺。景。物。全。非。如。夢。初。醒。初。儕。輩。招。伊。同。飲。伊。對。月。懷。鄉。愁。不。可。解。聽。其。所。爲。出。署。步。月。歸。呼。之。不。得。索。于。二。堂。後。見。伊。面。窺。門。隙。如。相。告。語。知。遭。魔。以。印。鈐。其。面。始。具。言。其。狀。由。是。重。門。深。鎖。逕。滿。蓬。蒿。矣。

董生

會稽董生與陳生至好。家隔數里。陳生病。董爲經營醫葯。後聞稍愈。適以事阻不果往。一日將晡。陳生衣冠詣謝。董曰。君大病初瘳。

極宜珍攝。僕與君交非恆泛泛。何拘禮節爲。陳無言倒榻而睡。董爲之覆被。自抱衾與之同榻。終夜不言。不動。天未曉。忽聞搥門聲。甚急。陳弟率家人言。兄屍未殮。忽走失。不知所之。董曰。昨晚令兄衣冠來謝。留與共榻。是何言。與入齋呼之。不答。揭被視之。僵屍也。乃昇而歸。

鄭仁

鄭仁大興人。家僅中貲。年四十餘無子。妻姜氏歿。繼室丁氏。綽有風韻。以仁齒長。時有怨言。仁知之。而溺愛不忍發。仁有姪鄭奇。常出入仁家。丁與之私。一日。仁于衣笥內。見紫香囊。知爲奇物。窮詰之。丁不能隱。仁佩利刃。欲殺之以洩忿。丁使人告之。奇逃匿。不知去向。日久心亦安焉。仁與隔村之王良玉有訟嫌。是日赴墟遇之。

彼此牴牾。良玉與弟良珍互毆。仁帶傷歸。卽于是夕殞命。幸拘良玉訊之。具服無異詞。已成招矣。沈迪吉。良吏也。調任斯邑。一夕檢仁卷。展轉閱之。曰。異哉。彼家人供稱。仁被毆後。獨行歸家。不甚狼狽。飲食如平時。夜半忽傷發。號叫暴斃。驗單遍體純青。則仁之死。非死于傷。也是死于毒也。何前任憤憤而謬以良玉擬抵耶。乃改裝易服潛訪之。始知其妻丁氏。本有毒害之心。以無隙可乘。適仁受傷歸。囑其弟好兒購活血之劑。乃潛以砒霜投之。夜半毒發而死。遂嫁禍於良玉也。遐邇密詢。咸大同小異。初仁母王氏亦稱死于傷。後隔犯訊之。始得其實。沈曰。爾媳既毒死其夫。母子天倫休戚相關。何以令爾媳漏網。使良玉冤抵耶。王氏曰。良玉與我家有夙怨。故不欲使他人爲之分過。且丁氏少艾。轉嫁可得貲。尙可

爲、養、老、計、否、則、人、財、兩、空、矣。沈曰：重資財而誣人命，本應重懲，以儆薄俗。姑念子死，媳戮，禍起家庭，且汝恕也。平反後，合邑有再世龍圖之頌。

珊瑚海餘談卷六

玉册道人著

徐生

浙省某科徐生與族叔赴秋闈。寓於昭慶寺之西。薄暮與叔散步大佛寺殿。見殘香未燼。供桌後有衣包。知有人遺失。前後遍物色。寂無人蹤。啟包視之。有女衣數襲。金銀首飾數事。叔大喜。欲瓜分之。徐曰。物各有主。宜堅守以待其來。至晚杳無消息。不得已携歸。叔語之曰。子何其迂也。天或者憐吾叔姪空乏。以是區區者相畀。亦未可知。違天不祥。生曰。區區者不足以療貧。倘彼失物者徧覓不得。因是輕生。則禍且不測。因小利而使人受大害。我不忍爲。叔

怒曰。汝以煦煦爲仁耶。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知有金銀財帛。不知其他。此等財氣。非攫而取。諸其人篋中。且失物見者有分。我得其半不爲貪。生知叔不可理喻。乃將所檢物。倩人估其值。約百金。徐以分受。所有家產。立券歸叔。叔大喜。生蚤起。詣寺堅坐。待之。俄頃。有媪踉蹌而來。形色倉皇。如覓物狀。前後搜索。數次不得。佛前頓首坐地。搏膺大慟。曰。我死不足惜。獨苦累彼二人。我死不瞑目也。生問之。曰。問無益。言亦無益。徒留話柄耳。不如死休。生固請曰。我城北湯家姑娘之乳媪也。湯女與中表閔姓爲指腹盟。閔遭家難中落。湯欲悔婚。女誓不改適。曰。我與若世家舊族。秦晉之好戚族。咸知。今因其貧而悔之人。其謂我何。湯曰。女生外向。信然。汝欲隨窶兒行乞耶。若欲踐前約。須納聘衣飾若干。庶乎其可。否則請

俟來世。女哀懇母姨。借衣飾爲畢姻計。潛使我詣閔。請媒說合。恐事未諧。經此求大士爲之默佑也。物計兩包。因天晚惶遽。遺其一。今若此。吾惟一死以塞責。惟苦累彼二人。死有餘辜。言已。哽咽。以頭觸柱。生曰。媪母。幸在我手。媪言果符合。可原璧奉趙也。媪喜。出望外。拭淚而起。以衣飾如數告。絲毫不爽。生回寓。取原物親檢畀之。媪伏地感謝曰。相公恩深再造。沒齒不忘。願求姓名。俾伊夫婦。詣謝鑄金祝長生也。生笑曰。施而望報。淺之爲丈夫矣。物歸故主。非我有也。倘懷利心。我非取諸懷者。何必杖信待汝耶。卒不肯告。媪含涕謝去。述諸女。女曰。拾金不昧。義也。堅守以待。信也不告。姓氏。仁也有是三者。天必佑之。供一牌。題曰。再造恩人長生之位。是稱生鄉薦第一。次年連捷館選。累官至尙書。以其爲善。不願人

知故隱其名。

老僧驅瘡

道光戊子。余讀書于圓慶庵。老僧言前年夏。下鄉作道場歸。霎時一寒噤。回廟則寒熱交作。繼而成瘡。瘡作恍惚。見二鬼。一白一黑。白者頰而長。黑者黔而短。黑者兇惡尤甚。隔日一至。二鬼輪流爲祟。以手摩頂。至踵。冷氣逼人。手足皆無力。撫摩十數次。昏憤不省人事。日漸疔瘡。醫藥無效。一日。施主假以菱角見餉。手不能剝。劈以刀食之。鮮美異常。覺精神頓爽。時設榻小樓。推窗遠眺。花落鳥啼。犬感時物之變。倦而假寐。方朦朧間。二鬼又至。忿極躍起。拔刀亂斫。鬼下梯追之。復上如是者。再鬼沿大殿壁而出。追出山門。有大樹合抱。鬼環繞而走。擲刀擊之中樹。力盡而踣。時觀者甚衆。大

譚曰。瘋僧死矣。探心頭尚溫。灌以藥。僵臥三日而愈。鬼由是絕。

小道擒妖

同里趙姓。廣田產。而豐于財。家中有怪作祟。飲食中常雜穢物。箱籠衣帽。無故自焚。夜半或門戶自啓。或飛磚擲瓦。老稚惴惴。夜不安枕久矣。有同村道士。自言能除之。甫入門。巾袍自燃。焦頭爛額。奔入河。泗水而逸。後聞蘇州元妙觀。鍊棋道人徒孫。年少而道術高妙。能擒妖。以四百金延致之。練師率十二道士來。遍視家宅。焚香默坐。語主人曰。此獪精也。曾受君家害。特來報復耳。趙曰。若是則積怨深矣。三年前。家中猪羊雞鴨。每夜輒被物嚙死。莫測其故。大索至墻陰。見有洞。塞而復開。置機。安剗刀于洞口。次日。有死獪。無算。食肉寢皮。聊復快意。以彼傷殘牲畜。亦非無故而誅。望真人。

大展神威。殲厥醜類。則夜可安席矣。繚師曰。是可擒而不可殺。冤冤相報。其何日了。于是設壇。五方豎五色旗。召將飛符。披髮仗劍。屬諸道士曰。爾等鈺鼓視我。令牌三拍。則金鼓作。三拍。則金鼓止。道人禹步宣咒。良久。喝曰。孽由自造。無尤于人。頑梗不化。犯法無情。俄見走石飛沙。屋瓦皆碎。道人三拍。令牌鈺鼓大作。劍光上下閃爍如電。俄令牌又三拍。衆響皆寂。有黑氣一縷。直入小瓶。道人急以黃綾封之。以符壓焉。賀趙曰。巨妖成擒。餘遠竄不足患也。趙厚酌諸道士而送之歸。

洞庭君

某生舟泊洞庭湖。浪靜風恬。詠少陵襄陽諸作。仰視明月。顧而樂之。三更後。伏枕假寐。忽有青衣推篷入。曰。吾君素仰先生淹博。請

移玉作片刻之談。因起隨行至一處。重門洞開。玉宇琳宮。千門萬戶。自覺生平所未歷。問其人曰。此洞庭君府也。須臾有衣冠如王者。降階相迎。玉貌英姿。形體瑰偉。分賓主坐。左右獻茗。略叙寒暄。乃曰。夙仰鴻才有掌故相質。九江諸說紛紛。究以何說爲是。生曰。臣學術譎淺。攷徵未確。曷敢上瀆聰聽。固請。生曰。九江之說不一。有以彭蠡爲九江者。劉歆也。王莽緣此。改豫章爲九江。而鄭康成之說。因之。有以潯陽爲九江者。漢潯陽縣在蘄州界內地。名蕪城南。接德化縣境。孔安國書傳。與班固地理志也。孔穎達緣此。謂江分九派。猶河分爲九。而應劭之說如之。此皆秦漢時九江。非禹貢九江也。禹貢言九江者。三皆在荊州。而彭蠡潯陽。在揚州之域。劉鄭諸儒。皆北人。昧于南方地形。遂併禹貢原文而昧之。孔應之說尤謬。若江果分九。則九

江。皆。爲。江。之。正。幹。豈。得。渾。而。曰。過。耶。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瀟。灑。沉。之。間。又。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然。則。洞。庭。之。稱。由。來。久。矣。又。按。屈。原。哀。郢。云。上。洞。庭。而。下。江。又。曰。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屈。原。放。逐。溯。洞。庭。必。先。由。郢。下。江。道。出。城。陵。磯。卽。東。陵。也。所。言。陵。陽。自。指。東。陵。之。陽。猶。今。巴。陵。之。稱。岳。陽。也。由。此。南。渡。洞。庭。而。浩。淼。無。際。故。曰。南。渡。焉。如。也。水。經。注。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其。山。有。城。蓋。後。人。因。城。之。故。而。訛。東。陵。爲。城。陵。耳。荆。州。本。治。江。陵。而。城。陵。與。夷。陵。分。踞。東。西。夷。陵。爲。楚。西。陵。城。則。城。陵。山。之。爲。東。陵。無。疑。矣。自。江。川。而。東。除。却。洞。庭。更。無。九。江。同。匯。一。處。可。以。總。名。之。九。江。亦。更。無。名。山。在。東。岸。可。以。稱。爲。東。陵。者。若。林。三。山。謂。廬。江。有。東。陵。鄉。無。論。小。鄉。僻。地。不。足。爲。證。且。江。至。東。陵。

東。迤。北。會。于。匯。果。在。廬。江。則。江。漢。方。朝。宗。于。海。更。從。何。處。迤。而。北。匯。耶。至。曾。彥。和。以。辰。沅。漸。淑。无。酉。澧。資。湘。爲。九。江。朱。子。去。无。澧。而。易。以。消。蒸。後。人。又。謂。无。澧。不。當。去。蒸。不。必。入。但。當。易。漸。爲。消。耳。蔡。傳。亦。從。曾。說。而。三。山。謬。謂。曾。氏。之。言。無。所。考。據。不。可。從。不。知。山。海。經。非。僻。書。而。沅。湘。辰。淑。屢。見。楚。詞。資。酉。漸。无。注。于。水。經。豈。得。謂。之。無。據。若。林。氏。之。言。則。所。謂。盲。人。道。黑。白。也。洞。庭。君。喜。曰。君。議。論。確。切。不。惟。攷。據。詳。明。洵。足。徵。讀。書。有。特。識。命。左。右。賜。以。玉。尺。一。方。水。晶。如。意。一。柄。曰。聊。陳。不。腆。以。誌。微。誠。生。拜。謝。告。辭。洞。庭。君。送。至。階。下。一。失。足。矍。然。而。覺。仍。安。臥。舟。中。袖。中。沈。重。有。物。恠。而。探。之。玉。尺。如。意。也。後。由。詞。林。屢。擢。外。任。至。制。軍。晉。宮。保。衛。

硯夢

道光癸卯十月。客夢老人持硯求售。閱之。細潤異常。硯頭有鸚鵡
眼。一。微白。交數縷。鑄海天浴日四字。欸爲高香亭。不知何許人也。
旁有細字兩行。不甚了了。醒而異之。越兩月。忽有叟携硯售者。與
夢中同。值不甚昂。狂喜購之。硯旁細字。卽高香亭所述。乾隆丙子
年夢老人贈硯之顛末也。一硯也。兩人均先見于夢。而後得。奇矣。
吾友肩雲子有詩記之。余戲謂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夢綿綿。無
盡期。

節義完璧

廣西有放風之說。男婦癡風將發未發之時。與人相接則風愈。否
則透城外癡風院。自相配偶。三代出院。留之則沾染無已。鄰右且
不免。雖官家富室。不能庇護也。某氏女已許字矣。染此病。父母欲

其從俗。女曰。婦女所重者。節也。失節而生。不如守節而死。不得已。送入院中。居數年。偶至院外散步。忽有異香自遠來。尋香而往。至一小藥肆。其香愈烈。伏而嗅焉。主人問之。告其故。初肆中有藥酒一瓶。內有異臭。揭之。死一烏蛇。試示之。女狂喜。取而啖之。主人恐毒人。禁勿與。已啖其半。甘美異常。癩結痲旋愈。叩其里居。姓氏。卽主人所聘之妻也。因感其守節。亦義不再聘。相泣涕。令其回院調養。月餘。痲盡脫。一麗人也。使告夫家。迎歸合卺焉。

屍變

直隸黃姓。夫婦躬耕。山居無鄰。妻暴病死。草草小殮。錮其室。走告岳家。妻父母兄弟。聞耗。馳往。撫棺大慟。旋揭棺蓋視。則道士也。大駭。詰黃。黃審視。訝曰。頃親殮。而遽變耶。妻父疑黃謀害其女。聞于

官驗視道士。因傷死。鮮血模糊。面目猶未變。其家並無失物。非仇。非盜。莫測端倪。黃始終無異詞。不得已繫獄待質。稟請通緝。竟成疑案。越五年。黃有中表李姓。省戚至一處。見少婦出汲。酷肖黃妻。異日復至其處。見婦鋤地。諦視之。果黃妻也。猝問曰。爾非黃某婦乎。何以在此。婦不語。携鋤入室。李隨入。桑戶蓬樞。几席草率。婦曰。君非李表弟乎。何故至此。李曰。兄爲嫂事。縲絏經年。官私均大索不得。嫂何以能死而復生。僻居此地。究與何人勾當。語未畢。忽見男子鬢髮蓬鬆。啟籬而入。婦曰。殆矣。李踰垣走。自揣勢孤。不敵。歸告黃之妻父。邀子姪并鄰右精壯者數人。潛至其處。將男婦並擒送縣。初黃之訃。岳氏也不逾時。有遊方僧道二人。踵門乞募。見門反。錮知無人。卽撬門入。開棺欲剝屍衣。撫之尙溫。僧淫其屍。見微

瞬。星。眼。汗。出。而。甦。道。士。亦。欲。送。淫。之。僧。怒。挺。擊。其。腦。復。以。刃。穿。腋。斃。之。卽。以。道。士。納。棺。中。携。女。而。遁。女。不。從。僧。曰。我。有。再。造。之。恩。無。我。則。早。作。泉。下。物。矣。以。刃。加。其。頸。曰。不。從。以。道。士。爲。例。女。畏。其。橫。相。隨。走。仍。錮。其。門。旋。蓄。髮。如。夫。婦。焉。幸。得。其。情。如。律。論。使。黃。携。婦。歸。完。聚。如。初。

元神

山陰羅四有奇術。焚香默坐。元神能行數千里外。一友久不得家。書眠食不安。因道阻。探音耗而無由也。羅曰。我爲君作探馬可乎。夜闌。閉戶焚香。有人自門隙窺之。羅閉目危坐。鼻中玉柱下垂。長尺許。飄忽無定。漸收漸短。逾時出告曰。闔府平安。毋懸念也。友曰。何以知之。羅曰。我已往尊府一行。述大門廳房書齋內室。歷歷如

繪且言令弟得一男。彌月作湯餅會。老少團聚。燈火煌煌。一室也。友信疑叅半。後接家報。果符其言。一夕三更後。羅熟睡矣。有搥門聲。命僕問之。妻弟也。言門戶未啟。空屋忽有三屍。想是仇家嫁禍者。請羅商之。羅堅臥不起。曰。母驚擾。母閉戶。明晨自無事矣。問其故不言。妻弟不得已。如法以待。天明三屍不知所之。喜極詣謝。妻再四詰之。知其元神附屍體。使自走也。曰。驚擾則事洩。閉戶則屍難出。使僕探之。數里外官地內有屍在焉。妻曰。子知栽害之人乎。羅曰。知之。妻曰。何不使屍還走栽害之家。曰。仇怨宜解。不宜結。若用反跌計。則相報無已時矣。

貞毅遺氣

姑蘇紳客某。至震澤牙行。客舍湫隘。廳後有樓三楹。甚敞。陳設亦

頗不俗。語主人曰：君何舍雅座而就湫隘耶？主人曰：此樓小有怪異，不敢相屈。某固請，襍被下榻。二更後，隔壁有咳嗽聲，窺之一少婦也。燈火熒熒，攬鏡自照，忽長歎數聲，以頭置案，自梳其髮。大駭，跣足拔鬮，出連步下樓。見東軒燒燭，四人坐爲葉子戲。客喘息未定，神色惶遽。四人曰：君胡蒼黃若此？告之故，衆笑而不言。問之曰：人無心，則不可無頭，亦尋常事耳。以語不經詰之，四人各以頭置案上，燈忽黯淡，無色。駭極狂奔而出。主人猶未臥也，曰：不聽我言，今果何如？詢之，乃係前朝某侍郎宅。合門殉節者，雖偶見怪異，從不害人，故無患也。

夢驗

友人吳臥雲，道光癸巳夏，客鹽源。其婦因懷衽未偕往。六月二十

五日夜。忽夢回家。見婦據床弄兒。問曰：已產乎？答曰：生矣。問何時？答以今日。瞿然覺。次日遍告同事。僉曰：日有思夜有夢耳。或篤于伉儷千里外。應之未可知也。逾月家書來。果得子。日月與所夢符。滁州馮曼子。以縣佐分發來川。尊甫爲廣西隆安縣令。眷屬均留在彼。夜夢幼女被馬嚙傷。救之懼而醒。以妖夢未敢稟白。月餘。得家書云：乳媪抱女看馬于槽。幾爲所嚙。幸急避。微傷左額浮皮。其月日與曼子夢同。一細事也。千里符合。奇矣。

延醫

都門醫生某。虜虎坊橋。三鼓有延醫者。約明日。僕曰：主人有急症。僱車在此。勿緩也。問何方。曰：到彼自知。僕騎馬引道。時電光閃爍。見僕人無頭。以眼光撩亂。不之異。至宅。門庭宏敞。僕從都麗。主人

出頭銜五品。吐屬嫺雅。曰：久仰仁風。無緣御季。賤荊小恙。求高明一劑。瘳之。勿使呻吟床第。僕之願也。妖鬢四五輩。掌燈引道。羅幃有中年婦。擁衾而臥。診之。病不甚劇。擬方而出。主人設華筵。羞饌盈席。均非習見者。某宴畢告辭。主人曰：夜闌道阻。暫屈一宵。明晨再請復診。何如。某唯唯。惟命。主人命與客東西對榻。中燒巨燭。甫著枕。聞對榻丁當聲。窺之。帳高揭。惟見一面。白如紙。頃刻間。大如車輪。舌長委地。蛇行而來。去榻僅丈許。某懼。誦大悲咒。隨聲而縮。面亦漸小。某汗流浹背。默誦如故。無何。丁當之聲。又作。急視之。舌長倍于前。如巨蛇出壑。勢不可當。已及榻矣。赤足踰牆。攀樹。至大門外。幸來車尙在。升車自策其驢。不辨東西。約行十數里。有巨溝當道。車翻溝側。巡城兵役聞號救聲。燭之。某僵臥深溝。昏迷不省。

人事。灌以薑汁而蘇。及詢兵役。亦並未見有車輛。自知過魅。悚懼。情人送歸。後亦無恙。

擊鬼

余家傭媪姚姓。有夫兄。由鄉間來省親。午飯後歸。過小橋。遇尤姓。向有微隙。忘其已死也。尾姚後。離家約半里。天黑迷路。尤竟相毆。姚折桑條擊之。約三更。力漸懈。自揣不保。忽有人昂首而來。視之。素好之張姓也。大呼曰。張哥。救我。張奮拳助姚。尤知勢不敵。奪路而走。張追而擒之。姚喜。擊之益猛。其鄰聞鬩門聲。啟戶出視。見一人東指西擊。諦視之。姚也。知其遇邪。扶還家。具述其故。乃知張亦鬼也。覺遍體疼痛異常。數日始愈。

代劫

陝西趙生。其母奉大士甚謹。繪像懸中堂。朝夕供養不稍懈。與同
邑周姓。在川貿易。少同塾。內外素避。如一家焉。周因事回陝。生托
帶家書并零物。周親送伊家。生妻留周酒飯。張羅備至。時值暑夏。
周偶見生妻左脅有紅痣二。後入川。酒後戲言。與生妻有一度之
緣。衆笑之。周曰。君不信。尊闔左脅有紅痣二。可証也。生妻之有痣
與否。生平日未之察。信疑參半。月餘。生旋里。驗其脅果然。恐醜聲
外揚。不究。潛出購利刃。夜半叩門。妻應聲出。以刃猛刺之。洞胸而
倒。不入門。反身。卽僱騾回蜀。同人怪其速。生支吾不以實告。揚揚
如平時。月餘得母書。其略曰。汝千里來家。不信。宿而返。是誠何心。
雖遠方。服賈勢難久。於家食。然突如其來。不辭而反。行踪詭秘。迥
異尋常。究竟如何。匆忙卽速。稟復無隱。老小平順。某月日。母諭云。

云。生接讀。大呼怪異。同人詰之。不語。無何。周舌尖。忽起黑小泡。痛澈肺腑。醫者不辨何症。覆苓無効。日漸不支。禱於大士祠。夜夢老媪曰。汝知病之由來乎。乃口擊也。趙家婦純孝而貞。遐邇素著。汝酒後戲語污之。致其夫憤極推刃。微我當之。其婦受穢名而死。非命。汝必遭天殛矣。求我無補。可將此事細述。趙君俾伊疑竇頓釋。伉儷如初。汝病可勿藥而愈。周以酒後談諧久矣。遺忘醒後。急呼生細述其故。指天誓日。以明無他。生曰。君是輕薄兒。我爲鹵莽鬼。二人均有過失。惟是夜以利刃刺我婦時。明明見刃貫於胸。乃家書絕未題及夢耶。抑大士化身代劫耶。於是周舌漸消。數日霍然。後生歸見大士像。胸際儼有刀痕。紙已透矣。奉之益虔。

土地接篆

陳孝廉山陰人。忘其名。正直不阿。五十餘。忽謂妻子曰。上帝憐我。一生正直。歿而爲神。行將逝矣。某月日。我往太倉州某處土地接篆。瞑目時。不可舉哀。使我神魂不安也。妻笑曰。君生平無戲言。何作此不經之談。曰。實告汝。非戲也。至期。肅衣冠拜祖先。別妻子。端坐含笑而逝。葬事畢。子詣其處。適邑人雲集演劇。子哭拜。哀不能起。衆詢得其故。爲之重脩廟貌。爭餽其子贖儀。有加禮焉。

鍾觀察

鍾觀察忘其名。鑲黃旗人。性多疑忌。家有鍾福。世僕也。樸而忠。鍾以忤主恨之。一日。福與婢自廂房出。鍾疑其有私。痛拊之。斃。其時。鍾放江蘇糧道。攜眷出都。是日。福妻子扶柩葬於郊。而適與鍾值。不能避道。叱僕將柩掀於路旁。夜宿良鄉。夢福怒目而入。告鍾曰。

予前生受爾家周濟。小惠未償。生爲爾家僮僕。今宿債已清。祇存名分耳。爾誣姦。將我捶斃。今妻孥扶柩出郊。偕大京城送喪者。誰讓道耶。爾欺孤兒寡婦。將予柩掀於道左。生旣抱屈死。又啣冤。我必有以報之。直前批其頰。鍾驚懼而覺。迨過鄒縣謁孟廟。甫入門。無故仆於地。僕扶去。從此昏惑如失魂狀。詣省謁制府。問都中事。唯唯不一答。制軍以鍾病。不令接篆。方伯某以糧儲無事。代爲婉懇。抵任而病少愈。月餘。將隨班祭祀。令廚人備早膳。預檢朝衣。三更燈滅。忽揭帳起。夫人曰。時太早。君何急急耶。鍾不應。移時。忽大聲曰。我動手矣。撲地而倒。急呼婢持燈燭之。血流滿地。食氣嚔已斷。制軍奏聞。亦未究。次夕。夫人夢鍾血衣而立。曰。我自作自受了。冤業。突挽衣問之。則逕走冉冉而歿。

制蛟

長興多山。癸未夏。吾浙大水。長興時有蛟患。居民苦之。蛟起必大風雷雨。逾時水陡長。或起平地。或起崗巒。倒海排山。無能禦者。有少年勇而黠。曰水隨蛟行。我鳴鉦。聚集村人。每大風雨時。各持械合力刺之。蛟可制也。老者笑而置之。一日風雷大作。少年數百人。鳴鉦以俟。忽有聲自東北來。水如錢塘之潮。洶湧而來。水中並不見蛟。有一物高丈餘。人立。雙目閃閃。龍首人身。遍體鱗甲。若爲蛟前驅者。以烏銃轟之。不動。互以長竹鎗亂刺之。而倒水逆流。驟退。不知所之。抉其目。大如盞。聚薪焚之。腥聞數十里。液枯而化。不知是何物也。蛟患遂絕。

狐崇二則

姻長費葆元。山西遊幕歸。忽有狐爲祟。一日客登堂。衣冠出見。其冠忽失所在。遍覓不得。頃見高挂樹梢。空中隱隱作笑聲。旋留客飲。廚中饌又不知所之。家中一無所見。惟女二姑年僅十歲。見排列屋脊。始知狐爲戲也。或甌中投以穢物。衣篋無故烟起。詈之則拋磚擲瓦。其擾益甚。舉家惶恐。夜不安枕。延龍虎山道士治之。懸鍊符於中堂。另掃潔室。供一木主。題曰非聖非賢非佛非仙之位。遂安靜無他。

前溪吳壽圖家有狐。不甚爲祟。一日戚好貽酥糖十數包。置甕中。逾時封固儼然。而空無所有。角黍亦如之。焚香祝曰。神仙枉顧。欸洽宜周。奈東道主囊空如洗。何願極棉力。以雞酒爲餞。遂寂然。

101073

9.49